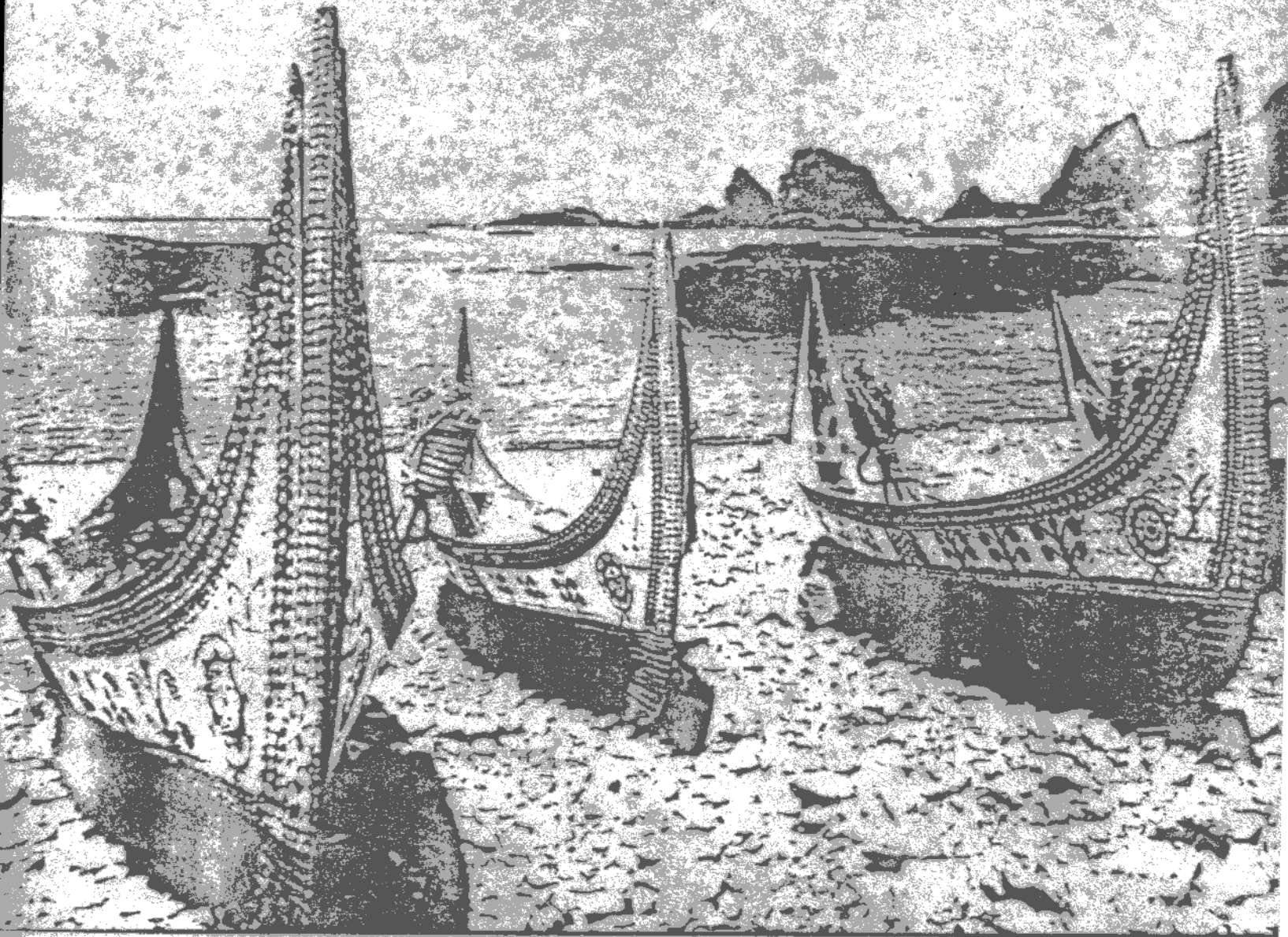


民主台灣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通訊 1980.6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17

編者的話

對編輯部同仁們來說，這一期裡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就是 KoKo 漫畫的出現，這是繼台灣政治漫畫大師 CoCo 先生之後，海外新誕生的—枝墨筆。據 KoKo 先生自己的說法，他是深受 CoCo 先生的影響與激發，而眼見目前台灣政治的低氣壓迫使 CoCo 先生的墨不能再和千萬讀者們見面，乃決定挺身而出，承繼 CoCo 先生墨風接過棒子，努力下去。

關於民主支援會的目標與作法，有些人以為失之籠統。編輯部決定對這了題目展開一系列認真而嚴肅的探討。上一期我們重登了成立宣言，這一期刊出某地分會李正揚的看法。以後我們還要繼續刊出各地朋友們對這方面的討論。希望讀者們也能將您們自己的意見或對別人提出的論長有所批判，系統的整理之後文本刊發表。我們相信，經由這一系列的討論，我們一定會走出一條明確而肯走的道路，眾志成城，向同一目標邁進。



南韓近一年來的動亂頗為世界所矚目，最近在光州市軍民激烈的衝突和稍後軍事政府的組成，更使該地區的局勢動盪達到—了高潮。由於整了情勢仍在發展之中，我們決定先提供一些背景資料，盼能有助於讀者們對事件發展的瞭解。這一期先刊出政治簡史，下一期再繼續刊出經濟和社会方面的介紹。

台灣近來最使人關心的當然是國民黨政府在高雄事件之後—連串的鎮壓異己，以及為下次選舉鋪路的「選舉罷免法」的通過。關於前者省議員林義雄的獄中自述對殘酷的壓迫做出最具代表性的揭發與控訴。關於後者，「欲蓋彌彰的選舉罷免法」則對國民黨的所謂法律有極中肯的批評。另外，我們仍然繼續腳踏實地的工作，「談：台灣的山区先住民」介紹了在台灣最被忽略的一群，希望讀者們閱後均能有所收穫。

從這一期起，本刊進入另一紀元，開闢了「文藝」欄。我們有了一篇翻譯的詩篇和茂声先生的小說處女作「最悲哀的皇民」，還請讀者們批評，指教。

「民主台灣」稿約

民主台灣園地公開，歡迎各界人士投稿。來稿如予採用，當奉贈本刊一年。

來稿請寄 OSDMT P.O. BOX 53447

CHICAGO, ILL 60653

● 三論民主潮流擋不住 ●

支援民主運動的意義

● 本會 ●

高雄事件后，台灣民主運動受到全面鎮壓，往日那種蓬勃熱烈的公開活動不見了。「台灣已經沒有民主運動了！我們要怎樣支援呢？」許多关心的朋友紛紛提出，本文針對這個問題，發表我們的看法，歡迎讀者來信討論。我們的基
本看法：民主運動不會死亡，只是處在不同的階段，而新階段當有新的支援方式。

運動的不同階段

國民黨在高雄事件中大量逮捕黨外人士，一度聲勢浩大的黨外活動很快地消聲匿跡了。這種運動的兩極化，似乎匪夷所思，卻不難理解：當聲勢浩蕩時，一般人容易產生黨外力量莫之能禦的幻象，以為假以時日，民主花朵必然盛開美麗的島；而當消聲匿跡時，則又容易誤認民主運動已告死亡，合法鬥爭歷史任務已經結束。其實，不論聲勢浩大或煙消雲散，都是表面的現象。缺乏一個全民強烈要求的民主潮流，黨外活動不可能聲勢浩蕩起來；有了這個強烈的民主要求，消聲匿跡只能是暫時的現象而已。問題的關鍵，端在民心向背。「聲勢浩大」與「消聲匿跡」應該說是民主運動的兩個階段。

聲勢浩蕩階段不可能一直順利成長，因為民主力量的成長必然會縮小獨裁者的特權，獨裁者那能听任民主浪潮愈捲愈高，而不加以鎮壓？高雄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這說明「聲勢浩蕩」的階段終會轉入「煙消雲散」階段。同樣，

「煙消雲散」階段也不可能長久下去。試看當年雷震，李萬居等再組新黨運動在1961年被鎮壓下去後，台灣民主運動也曾煙消雲散一段時期。但到了七十年代，民主運動又重新蓬勃發展，此無他，人民的民主要求是大勢所趨，是不能也不可能被長期壓制的。但是就一個運動而言，在向前進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相對的消長現象，也就是「聲勢浩大」和「煙消雲散」兩個階段的交替出現。上期本會曾論述壯碩的民主潮流必然捲土重來，正是這個意思。民主運動的兩個階段並非單純的交替出現，它的每一次交替都促使民主力量的實質有更深一層次的提昇。近年的民主運動比起當年雷震的新黨運動，不論在參與人數，在所爭取民主權利的廣度與深度都要大得多了。因為時代在進步，社會的結構，經濟力量，以及人民的政治認識，都要求更廣泛的民主，這是自然的趨勢，壯碩的民主潮流不僅會捲土重來，而且會來得更更有威力，具備了更善於向統治者爭民主的智慧與能力。台灣的民主運動，便這樣起伏交替地朝著更徹底民主的道路邁進。

民主是爭取來的

法國大革命以前，尚對抗路易皇朝君權神授學說，而有天賦人權的主張。但這並不表示，人權是上天自然賜給的。事實上，法國大革命本身便是愛好民主人士以鮮血爭取人權的一場

大革命。

孫中山先生早期也服膺“天賦民權”主張。辛亥革命後，許多人以為帝制既倒，民權自然來臨，不再需要努力。這正好幫助了袁氏稱帝以及北洋軍閥對人民的壓迫。孫中山先生終於認識到，“天賦民權”口號的偏差，而改倡“革命民權”，表示民權需要人們努力去爭取的。在台灣受西式教育的我們，對於美國以選舉轉移政權的方式心嚮往之，以為民主就是這種君子之爭，容易忽略了“不君子”的一面，於是，當國民黨以“不君子”的手段把民主運動鎮壓下來時，就茫然了，不知道如何再去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如果我們了解民主是爭取來的，便知道國民黨必然會有“不君子”的鎮壓。知道民主運動一定有兩種不同的階段。了解民主是爭取來的，也就不難體會支援民主的重要性。運動發展時要支援，受到鎮壓時更需要支援。

支援新階段民主運動

在受到鎮壓的階段，支援民主運動至少有三重意義：

一、聲援受迫害的民主鬥士。對於被捕被關的要保力使之可以減少受刑、服刑；對於未被捕人士，要了解他們處境的困難，密切注意，報導他們的動態，以最大程度，保護露在地面上的民主幼苗。

二、替廣大受壓抑的人民說出他們心中的話。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長期受到壓抑，在民主運動高潮時，還有黨外人士為他們說話；在黨外人士本身便受迫害時期，在島內便不容易把它說出來。“八十年代”，“美麗島”，“春風”等，所披露的各種社會問題，難道隨著國民黨

的鎮壓民主運動而自動消失了嗎？當然不然！這正是需要我們支援的地方——接下黨外人士的棒子，繼續為受壓抑人民爭取民主權利。

三、作好準備，迎接下次民主運動高潮的來臨。過去兩、三年的台灣民主運動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也有值得檢討之處。在運動高潮時，大家忙於滾滾不絕的各項活動，不易有冷靜的檢討時刻。而現在正是這個機會，我們要總結過去經驗，避免重蹈覆轍，將來就比較不易再被全盤鎮壓。高潮時期能否獲得更大的成績，端視平時準備程度。我們有太多地方要準備：要廣泛喚起群眾，讓更多人了解民主在台灣的重要性，了解民主在台灣的實況與展望。這就是一项人人可做的工作。我們要擴大視野，了解古今重要的民主運動，体会“民主是历史潮流”是怎么回事，也加強學習各地民主運動的經驗。例如，最近南韓的民主運動便很值得研究。南韓為什麼會造成十萬人以上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光州市的民主浪潮被軍隊鎮壓下去，要怎樣看待這個教訓？我們還要深入探討台灣社會各階層人士生活狀況，受壓抑的情形，才能接下“美麗島”等雜誌的棒子。這些準備，彷彿不是直接對台灣民主運動的支援，但未來發展將顯示，今天的準備將奠定未來民主運動大丰收的基礎。

對於民主運動，我們要有決心獲勝，更要有決心去準備獲勝！

請投稿！ 請捐款！

讓民主在台灣生根

——「我們的目標與作法」探討之一

· 李正揚 ·

在討論這了題目之前，讓作者先陳述一了前題：即「民主理想的實現是長期的」。

沒有一了民主國家是事先將制度設計妥善，然後按圖施工，如期達成的。每了制度的形成都有它特有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在實現民主政治的道路上都渡過漫長的播種，發芽，成長，茁壯階段。這期間有挫折，有流血，有許了多了曲折迂迴，可歌可泣的故事。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民主運動的發展史，會發現許了多為此而奮鬥的人們，他們心中所堅持的信念並不複雜，例如「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一人一票」，「無代表，不納稅」，「我雖不同意你說的，但我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等了，都只是一些簡單而崇高的理想而已。幾世紀以來，先知先賢們耗尽心血，累積經驗，大大地充實了這些理念，也產生了許了多實踐的具體辦法，民主政治漸漸地發展到今天的境界，變成了以立憲主義的精神為基礎，以憲政法治為具體內容的各種制度，繼續不斷地茁壯，成長。

民主的基礎 —— 立憲主義的精神

立憲主義的精神是一種存在於全體公民心中的共同認識，也是普遍存在於民主國家裡的政治世界觀，它至少包含了下列幾種理念：

- (1) 「憲法至上」的原則。政府與人民均在憲法之下，任何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

- (2) 「政府的權利來自人民的同意」的原則。由於人民意見取得的方式費錢，費時，費事，因而有「代表」的原則。
- (3) 「政治程序穩定」的原則。政治^{程序}不輕易更改，有了這了原則，人民才能對自己的政治行為（如投票，納稅，守法，盡義務，享權利等）所產生的後果有可預料到的，肯定的認同。

有了這些原則為基礎，一些民主法治的具體內容才可能實現。這些具體的內容包括：

- (1) 政體的確定。
- (2) 政府與人民關係的確定：如政府的組織與職權，人民的權利與義務等。
- (3) 分權的確定：如中央與地方之權限，統治權間的制衡，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和解釋法律的權責等了。

上述的這些精神與原則，專制極權者並不具備其中任何一項，既使在形式上具備了，在實踐上必然也產生許了多玩弄憲法，以長官意志取代法律等常見的現象。而政權交替一項更每了帶給國家人民極大的憂慮，損失和災難。

歷史的教訓 —— 承認立憲主義的精神 並未在台灣生根的事實

台灣在明，清時代，屬於專制系統的一部分，和中國內陸各省在專制君主統治下並無多大差異。中法戰後，日本統治台灣，以行政命

令行事，殖民統治，更無培養民主的雅量，不過由於時代潮流之衝激，加上日本本身是立憲國家，遂給予台灣士紳階級從事一丁合民族與民主運動為一的奮鬥機會，這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播種時期。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重歸中國，仍受行政命令統治。民主運動的發展和大陸自五四運動延續下來的知識份子相結合。然而二·二八的重創使得台灣政治精英犧牲殆盡，在公開方面，民主運動的發展僅賴一批大陸來台的知識份子維繫殘存之生機，一直到彭明敏自救宣言的發表，台灣人民從事民主運動才再見生氣（作者以為，彭教授當時的作為，係以民主運動為主要內容），而到大學雜誌時更見蓬勃。近五年來，以台灣政論為首的各種政論雜誌配合上洶湧澎湃的大量新生代對政治的投入，使得民主運動在台灣的發展達到一丁高潮。

然而運動發展的高潮，並不就等於成功，日據時代，台灣的民族與民主運動發展也有高潮，其活動不可謂不蓬勃，其再接再厲，屢戰不懈的事蹟也不可謂不轟轟烈烈，但是在殘酷的鎮壓之後，煙消雲散，匿影藏跡，五十年的努力下來，只能稱之為播種時期，二·二八之後更是連種下的一丁之根都被消滅剷除，整整有一代時間，不再聽到台灣人民的聲音。

再看五四運動，它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救亡圖存的口號響遍全國，成為近代史上重要的一件大事。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其成果可由海峽兩邊的現況印證，在救亡圖存，喚起民眾（主要是知識份子和工人）方面，五四確有不可磨滅的成就，但是在民主運動方面卻是交了白卷。今日海峽兩邊不民主的程度，較之民初莫有過之而無不及，兩岸的人民仍然因為制度的不民主而繼續不斷地付出慘重的代價。

台灣的現行制度，在形式上匯積了許多新舊，東，西方制度的混合體，有「憲法」，也有「一人一票」，但在實質上，它連十三世紀英國人的「無代表，不納稅」的精神都仍闕如。在中央，憲法被臨時條款取代，而不合程序的戒嚴法成為最高法，軍事長官可以憑己意統治（現行戒嚴法有兩個，一丁未經立法院通過，一丁雖經立法院追認，但未經總統公佈）。在地方，省縣自治通則並不存在，各级政府皆依上級行政命令組成，依上級行政命令辦事。各級民意機關亦依政府的行政命令組成，依政府規定行使空洞的職權，政府在上，人民在下，清楚明白，其自謂「民主」，不知是何所指。

人們不禁會問，何以經過這麼多年的犧牲奮鬥，而專制獨裁橫行依舊，難到先賢們的血汗白流了？「不然」，有人會說：「革命是迂迴的，一丁人倒下去了，十個人會站起來」。或是說：「歷史是呈螺旋狀前進的，現在種下去的種子，總有一天會開花結果」。然而，台灣民眾黨和工友聯盟曾有成員上萬，被強迫解散後，當年火花於今何在？二·二八事變，千萬人倒下去了，多少人站了起來？整整有一代的時間，沒有人敢問政治，這又該如何解釋？

於是人們再認真檢討，結論是：（一）獨裁者的鎮壓有增無減，而且方式日新月異，包括無形的思想禁錮和有形的恐怖政策，血腥鎮壓。（二）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過份重視轟轟烈烈的表面鬥爭，而忽略了細緻踏實的紮根工作。

誠然，不過作者在此要提出一丁更根本的看法，那就是：這一切都是因為立憲主義的精神沒有在全民中生根的緣故。而再追究起來，「封建陋習和無知」是其本源。

確認「封建陋習和無知」
是推展民主運動的主要障礙

不可否認地，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這裡舉出一些為善最烈的幾個典型習俗：

- (1)「忠」觀念的混淆，對人不對事，忠於人而不忠於職務。這是長官意志的根源，造成國家，政府，黨派，領袖不分的現象。
 - (2)「權威」觀念：凡事定於一尊，道貌岸然，不容挑戰，好人（指君、師、父、主管）無缺，領袖是全才。引申下來，即「面子重於真理」。
- 這兩項在政治上較具體的表現有：愛國專制，以天下為己任，不容異己，玩弄憲法，個人崇拜，黨國不分，目無法律等。而其斷喪中華民族之思考力，創造力，禍善更不可計。
- (3)「感情與關係」觀念誤用，公私不分，造成裙帶，後門，背景等現象。
 - (4)無公德，有私德，無自治觀念，無群體合作的效率觀念，造成華人社會一盤散沙，凝聚無力。
 -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觀念，使得愚民政策得以順利推行。
 - (6)「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士大夫階級觀念，為社會不平等做理論基礎。此觀念延綿數千年，是使被統治者安於本份，馴於驅使的最有效思想武器。

其次，和封建陋習相輔相成的，是無知。無知有兩種意義，一是無文字知識，一是無現代公民知識。兩者的成因或有不同，但下列「症狀」則是相同的：

- (1) 不知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 (2) 不知自己的權利

這種無知最常見的例子是「感謝政府德政」，「感謝總統恩德」，……等。另外還有兩種無知和前兩者方向相反，即：

- (3) 不知被統治的屈憤
- (4) 不知被剝削的痛苦

「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人偏要暴露社會黑暗面，不知是何居心？」，「好之的一個台灣，都被你們這些野心份子搞壞了」，「對你們好，還不知足，居然要騎到我們頭上來了」……等，都是最佳寫照。

將近一世紀以來，在中國土地上不知發生過多少激烈的政治鬥爭，更換過多少政權，沒有一個政權不把民主口號喊得喧天價响。事實上，每次政權交替後，當政者無不致力加強封建意識，力行愚民政策，立憲主義是空殼子，民主只是奪權的藉口，這是不爭的事實。推展民主運動，如果不致力掃除封建陋習和無知，光是推倒一個政權又有何意義？

我們的做法——

重視「掃除無知」的奠基功能

我們可以做的，首先是認清問題的根源，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

專制者之所以敢一面自編自導自演其所謂民主，一面對真提倡民主者進行鎮壓，最大的本錢就是仗恃著許多人的封建觀念和無知。而封建觀念深入人心，有其歷史原因，要除掉它，恐非一朝一夕之事。無知一項，除了一部分是封建思想的併發症外，另有一大部分是統治者的傑作：禁錮思想，愚民政策，消息管制，不容異議，單向宣傳等，都是專制者有效的辦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兩個解決問題的基本方向來，一是「掃除無知」，一是「推翻專制政權」，兩者並不衝突，但也並不一致。後者行之得法，可以大大地增強前者，但若行之不當，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加重了前者的障礙，民主永無出頭之日。作者以為，「消除封建陋習與無知」是推廣民主運動的根本大計，而在掃除封建無知方面沒有相當成績之前，光是更換政權也不是最澈底的解決辦法。這種情形有如一部被長期糟塌的車子，五癆七傷，在車子沒修好之前，更換司機並不能保證情況會好轉。但是如果這兩個方向運用得法，相輔相成，則可減輕人民痛苦，早日實現民主理想。

目前的台灣，有 85% 的人具備文字知識，四十歲以下的人幾乎百分之百有文字知識，絕大多數人沒有肉體上飢餓的威脅，換句話說，多數在台灣的人都已具備了起碼的物質基礎和能力，有條件去思考問題，只是這些條件長期被禁錮，被封鎖，因而顯出第二類無知（即無現代公民知識）的症狀來。

自大學雜誌投入民主運動以來，民主鬥士們在「掃除無知」這方面付出很大的心血，其後發展開來的出書刊，辦雜誌，參與選舉，社會鬥爭等活動，都是這方面的延伸。如果細加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個先以知識份子為對象，以文字鼓吹，冀其波及全民的作法。這種作法和過去的民主運動基本上相仿，所不同的，是台灣是個小島，傳播工具發達，知識份子定義擴大，加上選舉活動的刺激，觸及全民的機會較多，乃至有今日震動全島的高潮。以這種條件，如果不過份熱衷於高階層的政治鬥爭，轉而投下力量於基層的思想紮根工作，是不是能使得民主運動的根基更加擴大，力量更加鞏固，而效果更加卓著呢？

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

建立從事民主運動具體作法的原則

基於上述的認識，作者以為從事台灣民主運動的推展，我們心中至少應已具備了下列一些共同規臬：

(1) 我們的目標，是在使民主思想得以在台灣實現。說得更確切一些，是將立憲主義的精神固直在全民心中。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全體同胞都有「憲法至上」，「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同意」和「穩定的政治程序」等共同理念。我們不在乎基於這些理念，台灣人民將會同意以何種形式或制度來管理眾人之事，因為這是人民以及人民組成的社團黨派提出主張，然後由全民決定的事。

(2) 我們的任務是長期的。政治情勢的起伏及政權的交替或會對民主前途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只要封建陋習和無知存在一天，我們的工作就仍未完成。我們努力的對象是全民，而不是某一特定的政權或黨派。我們的原則是：只要有助於達成(1)項目標的，我們就贊成，反之，我們就反對。

(3) 我們的工作是建設性的，尤重於心理效果和風氣的造成。具體一些說，是從事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工作。在政治教育方面，最重要的莫過於闡明國家，政府，黨派的區別，促使物稅人明瞭自己的權益，從而據理力爭。在社会教育方面，培養敬業風氣，就事論事，鼓吹「真理重於面子」，從家庭，學校到社会，利用每個機會，致力公民教育工作。只要人民的現代公民知識增強了，封建陋習就會相對的減弱，民主的基礎就會進一步的鞏固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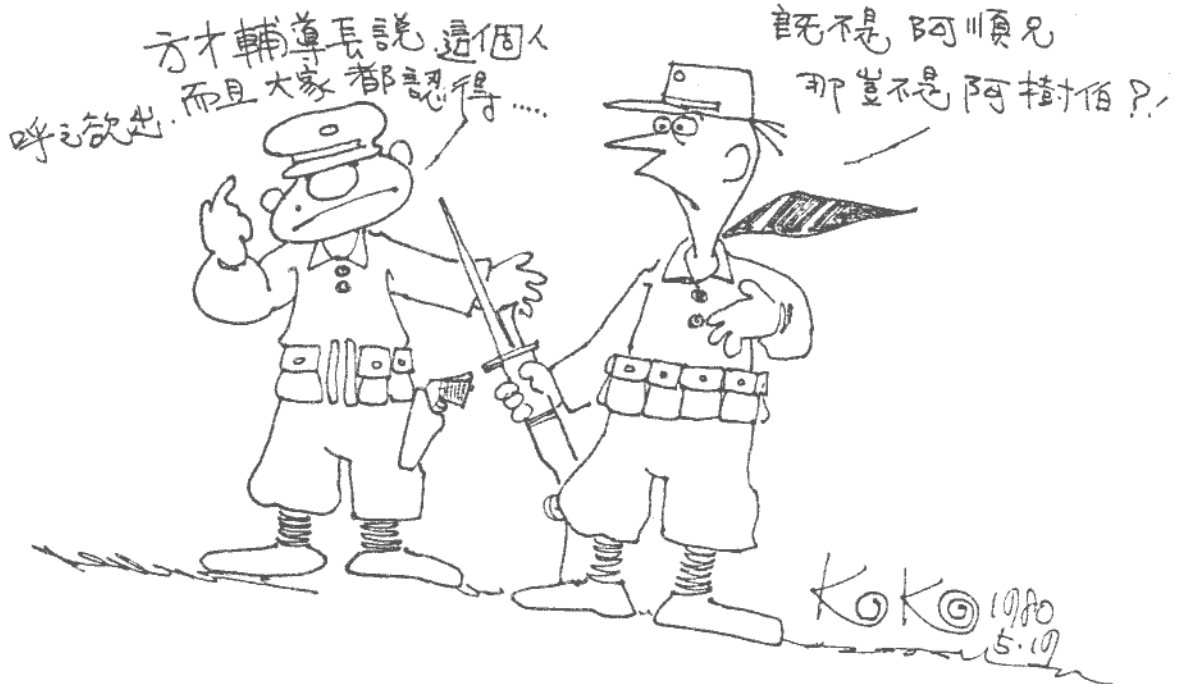
一個類似传道家的組織，不論有形或無形，地上或地下，有生命地存在於台灣島內。這是作者為實現上述討論而提出的一個構想。

這個組織的工作，由於前述列舉的目標與原則，得以安全地依台灣現有的客觀條件而發展開來。其有形或無形，地上或地下，可以依各成員的客觀條件而予妥善運用。換句話說，這個組織共同存在於每個成員心中，但並不拘限於其外表形式。每個成員都有他有形的，地上的身份與職務，為了民主理想的實現，他一方面可以因地制宜，做許多有形的，地上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做無形的，地下的，目的在配合和擴大效果的業務發展工作。作者相信，這個構想是可以做得到的。目前需要的，只是跨出那第一步，著手進行的決心而已。

姓名	州	數目	姓名	州	數目
C	ILL	\$95	C	Ind.	\$20
N	MA	20	L	Arizona	20
C	Texas	25	H	MA	10
L	MA	10	K	Ohio	40
L	ILL	20	C	ILL	20
K	Texas	20	W	MI	100
C	Mo.	20	L	Texas	10
Y	MA	20	L	MI	60

資料組更正啟事 —

16期15頁“有關台灣的一些重要數據”〈地理〉：南北長394公里，東西最寬處144公里。



欲蓋彌彰的「選舉罷免法」

一. 前言

大家關切的「動員勦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已於五月六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高雄事件後，國民黨當局為了消除由此事件所產生的疑慮，一再強調「決不軍事統治」「堅守民主陣容」。然而，這台「選舉罷免法」的內容卻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國民黨將用什麼方式來堅守什麼樣子的「民主」。以下我們就此法的主要條文來看看這台法的用意在那裡。

二. 秘密制定下產生的選舉罷免法

這台「選舉罷免法」是由內政部擬草案，制定過程之中，曾將該草案披露於報章上，引起很多黨外人士及學者的討論，他們也都發表過很多合理的建議。但是立法諸公們仍是閉門作事，而對這些建議，除了這罷訴訟由一番改為再審一次之外，全部沒有採用。中央日報還說是「充分表現國民公意」，無恥之極！

三. 國民黨一手包辦的選舉罷免機關

在這台新法公佈之前，有關選舉的根據是「台灣省各縣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規程」，以及國大、立監委的選罷規程（以下簡稱舊法）。新法的一大特色就是把这些各別的法統一起來，也把選舉罷免機關集中起來，名之為「中央選舉委員會」，指揮、監督各級選舉委員會。這台中央選舉委員會，隸屬行政院，置委員9至15人，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派充之。委員會的職權是主管全部的選務工作，包括選舉監察工作，就好比球賽中的裁判一樣，影響整個比賽

的公正、公平。為避免被執政黨操縱的危險，理當由各黨派人士參加，以顯示要辦好選舉的決心。然而這台法卻明目張膽地規定「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派充之」，而對委員的選拔標準卻一字不提。開宗明義第一章，國民黨想要全面控制選舉的用心昭然若揭！

四. 選舉人資格，人數規定不清

- (1) 職業團體的候選人必須是該團體的會員，是不是會員要看名冊而定，若不讓某人出來競選，只要不將某人列入名冊即可，楊青矗就吃過這虧。新法對這台曾發生過弊端的問題視若無睹。
- (2) 職業團體中所佔的民意代表比例不合理也不加修正。舉例說明，目前台灣正式有二、三組織的勞工近一百萬人，立委及國代僅各佔兩名，而工廠老板的團體，會員僅有四萬人，卻有立委一名，國代兩名。
- (3) 選舉人學歷資格限制太多，總統候選人都沒有學歷限制，為什麼民意代表就必須限制？是不是永遠不必選總統了，或者是到時候有人要競選總統了，再來限制還不遲？

五. 五花八門，動彈不得的選舉活動

選舉活動是整個選舉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環，選民透過選舉活動來瞭解候選人，這樣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才能代表民意。新法在這台項目下的規定倒是規定得非常詳細。與其說是選舉活動規則，不如說是「如何避免及防止選舉活動」的規則，因為動則得咎，不動說不定還可以當選呢！如果把這台法和舊法比較一下，

可以看出新法的限制比舊法嚴苛得多！

(1) 競選活動期間，國、立委各為15天，省(市)議員，縣(市)議員，縣(市)長各為10天，這種限制，舊法沒有。

(2) 助選員的規定：在校學生不得為助選員。試問有選舉權的學生(年滿20以上)為何不能參與選舉活動？國民黨的理由(見中央日報)是：不願扰乱校園安寧及影響學生專心向學。這了歪理不攻自破，如果怕扰乱校園，不妨規定一下選舉活動的範圍，至於是否影響學生向學，為何各大專院校內國民黨的知識青年黨部的活動就不會影響學生專心向學？再說，就選民年齡的分佈來看，到去年底，台灣大約有九百一十萬選民，其中20到39歲的年輕選民大約有五百一十八萬人，佔57%，其中有不少學生，不允許這些受過相當教育的年輕選民真正參與選舉活動，是什麼心理？難道說國民黨的自信心低到連自己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都不敢信任？這項規定，不管從什麼角度來看，都是故意的，沒有一真站得住腳的理由。套一句現任蔣總統的話，正是「不能說，不忍說，終究也不會說！」

(3) 政見發表會分公辦及自辦兩種，自辦在先，公辦在後。自辦政見發表會每場以2小時為限，這項規定，舊法沒有。這種時間上的限制，除了「不希望候選人講話」的目的外，實在找不出合理的解釋。

(4) 候選人印發名片及傳單，必須註明印刷所之名稱及住址。這項規定的用意甚明，一方面方便「追究責任」，一方面有嚇阻作用，必要時可以對印刷商以成嚴法入罪。換句話說，國民黨希望用這了條文，使候選人不敢也不能發表批評的言論。

(5) 競選活動使用宣傳車的數量，每人不得超過

8輛，以直轄市或縣(市)為選區者，不得超過4輛。這種荒謬的限制，早在民國52年，監察委員陶百川就曾經嚴厲地批評過。就以台北市來說，人口早在一百萬以上，宣傳車最多4輛，選民根本沒有聽取政見的充分機會，如何能夠選賢與能？舊法中規定不得超過3輛，事隔12年，增加了1輛，國民黨害怕選舉的心態，在這了條文中表現得「非常生動」！

(6) 候選人及助選員的言論限制有一條叫作「不得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這項限制意義內容含混不清，有隨時可陷人入罪之嫌疑。

(7) 除自辦政見發表會之外，不得另行公開演講。這項規定，舊法沒有。其目的不外是希望減少選舉活動。憲法賦予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即使在選舉中也被剝奪了！

從這些限制來看，這次立法的目的，主要是更嚴密的防範選舉活動。舊法已經夠糟了，這了新法不但沒有反省、改進，反而大鬧倒車。這了倒車，5月7日的中央日報社論稱之為「民主憲政一大進步」。

六、投票、開票及監察制度

從中坜事件的教訓來看，要健全選舉，必須建立合理、公正的監察制度。新法規定，各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一人，監察員若干人，監察員由候選人推薦，送由選舉委員會審查，若不合選舉委員會的標準(天知道它的標準是什麼)，則由選舉委員會遣派。換句話說，候選人仍然沒有自己指派監察員的權利，候選人的合法權益毫無保障。早在民國52年，民青兩黨就曾對這了選舉舞弊的問題向國民黨一再交涉。但從這了新法來看，國民黨是決

心要處變不驚，作票到底了。

七. 選舉罷免處罰

(1) 新法的處罰觀念有問題。選舉法屬於程序法，程序法有程序法的處理方式，違反程序法就同球賽犯規一樣，所處罰的也只是阻止再犯，而這個新法卻把阻止改成刑法罰則，判罪很重。

(2) 觸犯選舉罷免罰則而被宣告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者，宣告褫奪公權，至於褫奪多久，沒有期限。換句話說，候選人一不小心，就有永久喪失選舉及被選舉權的可能，這種步步設陷阱的新法，比起舊法來得凶狠得多！

八. 國民黨的輔選工作与政府的選務工作沒有劃分

(1) 以67年的選舉為例，王任遠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組工會主任，亦兼任中央選務委員，潘振球是省黨部主委，亦是省選務所委員。像這些人，同時又要辦黨務，又要辦選務，新法對這件事情也隻字不提，這種球員兼裁判的競賽規則，顯然是用來對付黨外，如何能期待有公正的選舉！

(2) 執政黨的選舉活動方面，整了省黨部，縣黨部，中央黨部都在作越區的選舉活動，既然新法限制候選人不得越區，國民黨黨部的越區活動為何可以不受限制？在民主國家，政黨競爭的規則很重要，選舉法不提政黨活動的範圍及限制，根本就是不公平！

九. 結論

這個國民黨號稱「充分表現國民公意」的選舉罷免法如果和舊法比較一下，除了宣傳車增加1輛之外（如果這也叫做進步的話），其餘的條文比舊法更加退步，更荒謬。國民黨實行民主的「誠意」在這個新法上面已經作了赤裸裸的表白。在可見的將來，我們看到的將是一個不公平、不公正、不公開、靜悄悄、沒有批評聲音的選舉，正如中央日報所說的「秩序井然的選舉」。

最後，筆者以林義雄的一段很沉痛的話來結束本文：

「統治者強訂惡法，欲圖施行，其結果會是怎樣呢？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值得我們仔細想想！」



林義雄獄中自述

轉載自「美麗島事件
專輯」(台灣建國
聯合陣綫 1980.5.28)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正在睡夢中，太太喚醒我，說有人要來抓樓上的施明德（施租的房子正在我家樓上），我起床穿上了衣服，開門出去，在圍牆內向外望，幾十個人在門前，過了一會一個警員唸開門，說要戶口檢查，我看那樣子根本不像，回說那有這種檢查法，退回來關上門，這些人跳過圍牆打破了玻璃門，衝進來。這時也有人從二樓衝下來，我家裡擠滿了人，這中間有一個人亮出了刀子，有一個人問我是誰，我說「林義雄」，一聲帶走，把我二手扭到身後，加上手銬，我才知道我被捕了，他們來不僅是捉樓上的，連我一併在內。

送到費美軍法處後收押，依照法律規定應由軍事檢察官直接偵辦，但奇怪的是第二天下午就被提出，幾個人把我帶上手銬，押上汽車，帶到台北市博愛路（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保安處）。

在保安處一共有六個人輪流訊問我，分成三組，每組二人，經過四○多天，其中有一個人負責打我，這六個人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的兇巴巴的，有的斯斯文文，有的說話清晰，但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已肯定美麗島雜誌是一個叛亂組織，要作的是使美麗島有關的人親口也這樣說出來而已。

在十日高雄發生事件的時候，我心中仍十分坦然，認為這事件我只是去了一下，應該不會牽連到我，十三日早上被捕，我仍然認為只要解釋一下，就會沒事，但是到了警總一星期後，就發現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偵訊是反反覆覆的問同樣的問題，開始是好幾日夜（至少三天），不准「睡覺」，接下來是答覆的不滿意就打，打的讓你受不了，屈服了，就改變態度，一方面以刑求作威脅，一方面以政府會寬大作引誘，要達到他們取得十全十美，令人一看就滿意的筆錄。

在開始幾日夜不停的疲勞訊問中，調查人員已一再的說：「坦白從寬」、「坦白交心」、「犯罪後的態度」很重要，這時候他們已經認定我是犯罪了，根據這項認定作各種要求。他們所說的很多事情在我腦海裡根本沒有印象，有一些他們的假定我都覺得可笑，可是他們却一本正經的問，好像有那麼一回事一樣。反覆的問，我受不了這種糾纏，問他們難道要我編故事，他們仍是很認真的說，要事實，說多了他們也不要。

說少了，那就不許可，美麗島事件像是一張桌子，少了一根釘子都不行，你是這中間的一部份，你不說當然不成，我開始在懷疑，他們是不是傾全力在編一套完整的故事。

經過了幾天不眠不休的訊問後，讓我睡了幾個鐘頭，開始打我，因為他們問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問題，這裡面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幾件事：

2 問去美國時，人家交付我什麼任務？和郭雨新、張金策等同鄉談話的內容；
這在我看來是最大的笑話，我認識幾位主張台灣獨立的人

，但純粹私人友誼間的來往，民主自由是我追求的目標，中美斷交後雖然很多人認為台灣應該獨立以避開中共的威脅，但我的思想和作法與這些人並不相同，也從來沒有就這種事情討論過，所以旅美時，這些人來拜望我，也是純友誼性的，他們知道我的為人，也明白彼此間的關係僅止於此，那會不自量力的交付我什麼任務？至於美國議員如甘迺迪、皮爾等雖都關心台灣，但那也是友誼性的關切，那會交付什麼任務？可是現在我却爲了這事遭到幾次痛打。

1 黃伯介家被打之後，在黃家聚會談起人權紀念會的情形：這件事在我的記憶中，實在沒有印象，我記得在黃家討論如何處理被擄毀之事時，並沒有提到人權紀念的事，怎麼迫債都想不起那天到底怎麼談，可是他們却說別人都講了，爲了這事，被痛打了好幾回。現在筆錄所作的，竟要有遊行，要準備木棍、火把等，但我却怎麼也想不起那天曾談起這些事。

筆錄作完了後許多天，一位調查人員拿了一份黃伯介女兒的筆記，記載那天在黃家談論的事，問我裡面所記的意思，如何處理被擄毀事有記載，但人權會之事却隻字未記，究竟那天在黃家談論人權會如何辦理的事，我到現在還是一個疑問。但沒談的可能性大。

至於和同鄉的談話，是問我的意見多，這些都有我一貫的思想和主張，但是却不能取信於調查人員，幾番痛打之後，我乾脆說這些人都主張武裝革命，要我回來後朝這方面努力，接著他們又問金錢如何支援，武器如供應，我却又編不上來，結果不知怎的，他們只選擇了張金策談到要武裝革命，其他的就沒提。事實上張金策根本沒跟我提這種事，我也不會相信他有這種能力，他也知道說這種話我不會相信，那可能在我面前提這種事，至於說到我認爲暴力邊緣方式比武裝革命好，那更是憑空想像。

3 他們一直逼著我說出張太太的電話，說什麼我事務所的張小姐在我被捕後打電話向張太太報告，說是我事先就交待過，我覺得真奇妙，張太太我既不認識，也不知道她的電話，可是爲了這却挨了打。

4 高雄事件那晚我離開現場直回台北，有些人到台南去，可是當我說沒去台南時，也是一番痛打。

他們提出來一些奇怪的問題，如：美麗島的經費是那一個財團支持？美國在台協會爲什麼邀請你訪美？爲什麼不請別人？和美在台協會的人吃飯談些什麼？沒談什麼爲什麼請你吃飯？爲什麼要寫虎落平陽、關陽到霧峰？這些問題他們所要的標準答案是挑撥政府與人民間的感情。總之，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爲都是有疑問的，如果答案是這言語和行動是要推翻政府，鼓勵人民反抗政府，那就是正確的，那就是他們所要的事實，否則他們不相信。

在不知多少的恐嚇話中，他們有些話是我印象深刻的，如

1 在這種面，要鬥鬥力，你都不行。
2 如果你不說，拿出證據來，每一樣都幾個人痛打你一頓，打死了，就說你是畏罪自殺。

3 不講把你的牙齒全部打掉。
4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5 人總是人，識時務者為俊傑，你這個身體受不了那些。
6 如果不合作，把你打成共產黨。

在這些話的同時，他們一再以陳菊以前的事例，說只要出誠悔悟，政府一定會寬大處理。整天這樣糾纏，有時候打，到最後，我覺得除了照他們的意思想之外，已經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要不誣罵別人，其餘的就不管了，我盡量揣摸他們的意見回答問題。

在偵訊了約十天後，他們作了一個筆錄，這筆錄記載我到高雄後上台演講向父老致敬，是要激發群眾的情緒，要擴大事件，這是天大的笑話，在我印象中，我在高雄時，一直沒講話，應有現場錄音帶為證。可是過了幾天，他們又拿了一個筆錄告訴我，他們的長官說是搞了那麼久，只搞出那麼點東西，對原先那筆錄不滿意要我再重新筆錄，這筆錄關於我到現場的情形變成了我去時正在打憲警我上台說台灣人站起來，我特地來致敬，請部隊停止前進，請指揮官出來說話，以鼓勵群眾繼續打。這時候，我知道一切都已決定了，我必須在這一場戲中扮演悲劇角色，不想扮演也不可能。有位偵訊人員一再跟我講共匪的可怕手法，影射美羅島事件是共產黨在幕後策動的。我一向反共立場堅定，經過他一再這樣說之後，曾經心想美羅島如果真被共匪利用，那受這種苦也沒話說。發生高雄事件我內心很傷痛，我參加美羅島雜誌雖然自個動機純正，光明正大，平時對美羅島的活動也不積極，但對高雄事件也覺得內心不安，並且在那時「恐怖絕望」，舉目無親，四邊無友，與外界完全隔絕（禁止通訊與閱讀報紙或收聽廣播）的情況下，心灰意冷，所以白白書信最照著他們的意思寫，筆錄也懶得仔細去看它而照簽。總共在保安處先後作了五、六次筆錄，直到他們認為滿意為止。當時我完全屈服了，不計較筆錄的內容，只希望少受點折磨糾纏。

就在作了五、六次筆錄後，他們見我一直不敢相信美羅島雜誌成立的目的是顛覆政府，不相信五人小組有計劃奪權，所以拿了張俊宏和姚嘉文寫的東西給我，張只短短的三、四行字，意思是說美羅島的目的在顛覆政府，姚則是寫許信良說過關於與國民黨競爭的種種作法（這就被解釋為奪權計劃）。

我可以肯定五人小組從來沒什麼奪權計劃，讓黨外人士生

存下去，人不被捉，雜誌不被禁，以及解決黨外內部糾紛，已經窮於應付，那有能力去想到奪權。也許在五人聊天中，有人偶然開玩笑地說一、二句話，現在却像真有那麼一回事地弄出個奪權計劃，想起來未免好笑。我想張、姚不是遭遇到同我一樣的情況，就是看穿了這件事，乾脆把自己和黨外活動寫得更

有計劃、更有步驟。

在所作的筆錄中，有幾點我有十足的把握，是根本虛構的
1 編造所謂五人小組長期與短期的奪權計劃。
這是要把美羅島活動弄成叛亂行為的一個關鍵，其實美羅島雜誌之初，只是想在黨禁未開之前，藉這雜誌作為黨外人士聯誼活動的中心，讓它就像個政黨，發揮在野力量的功能而已。至於將來能不能經由選舉而取得政權，那是遙遠而渺茫的事，並沒有計劃到那麼長遠。至於所謂短期計劃，那更是可笑，短期計劃應該是實現長期計劃的步驟。那裏會引起軍警干涉、製造衝突，讓黨外活動夭折的自設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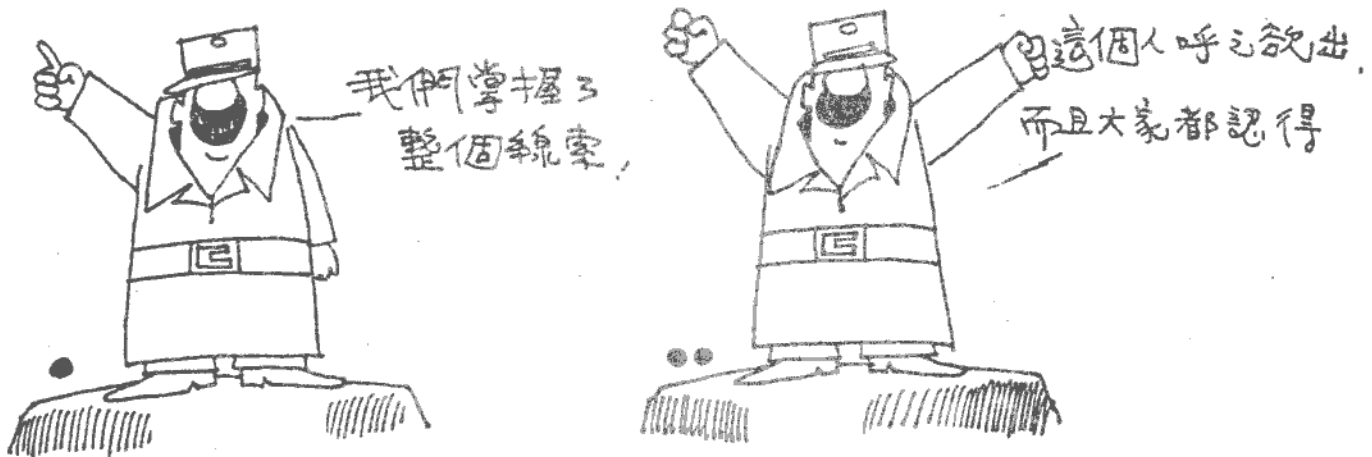
2 歪曲參加美羅島雜誌的目的：

美羅島為黨外政論性雜誌，當然以批評政策制定之不當或執行的偏差為主，然而高雄事件，却被誣指藉著廣面的機會，揭發社會黑暗，宣揚台獨思想，挑撥政府與人民之感情，以顛覆政府為目的。照筆錄上的記載，我參加美羅島也是為了這目的，我想美羅島的歷史沒有幾個月，沒有一位同仁知道這雜誌有這種目的，現在却異口同聲的說美羅島是為了這，難免令人覺得奇怪。

3 其他如記載我競選省議員時就主張台灣獨立，美羅島與台灣聯盟有聯絡，我說「追求公平合理的社會是世界潮流」這句話，是在鼓勵人民反抗政府等等，有些根本不是事實，有些與我的思想和說話時的意思相反。

之強烈，是很少見的，在他們的心目中，黨外的言行，除了顛覆政府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所謂民主自由都是黨外為了進行自己的政治野心提出來的口號而已，他們自認為把黨外看得十分透徹，但我覺得這種態度，是今天黨外人士所以會走極端和國民黨站在絕對的立場之根本原因，黨外的言行被曲解、被污辱，甚至於被打擊，造成了反抗及仇恨心理，而國民黨所以會打擊黨外，是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黨外。如果他們了解，他們會知道黨外的要求是多麼卑微，黨外的存在不但不不足以威脅政府，反而有助於政權的維持，全民的團結。

在保安處四○多天的偵訊中，從他們的問話的態度和語氣，似乎是要把一年多來的黨外活動弄成是一個有計劃、有安排的一連串行動，把六七年選舉前的民主餐會黨外助選團以及選舉停止後的一切活動，都看成是顛覆活動的一部份，後來不知



笨的，只選擇了五人小組和辦理雜誌這部份，其餘的就略而不提。

在保安處四〇多天後，有一位檢察官來問生活如何？調查人員對我如何？我錄是不是我的自由意志？並且稱讚我的坦誠，我只覺得好笑。那筆錄和自由只有幾頁，檢察官如要自己問，不要一、二天就完成了，現在却把我交給保安處四〇多天，後才來演這齣戲，怎不令人好笑。我想這齣戲我已演了開端，就忍著痛苦把它演完吧！

至於打我的是一位面貌凶惡姓名不詳的人，裝起兇臉，可以說是人見人怕，用的方法是拳打腳踢，並時時吩咐拖到地下室去作惡嘛，連續有好幾天（約十天），打的部位是上身、前胸、後背、腹部，腳踢的主要是小腿和腹部，有時也用香煙燙我的臉，抽我的鬍子，他們一方面打，一方面以拖到地下室作威脅，說什麼過五關，打坐蒲針（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只覺得很恐怖），痛打了之後，他們看我已屈服，就不再打，開始對我好，喊來問暖，倒茶等服務很親切，過了幾天，大部份的傷痛已消失，但是左胸疼痛難忍；我曾要求醫官給我藥，醫官問我為什麼痛，我只得說不小心碰到了，吃了藥後疼痛減輕，但是直到移回軍法處後，仍然覺得痛，最近已不覺痛，只是左胸比右胸看起來較高（從前我沒注意如此，不能確定是先天的，還是被打而形成的）重壓時，左胸與右胸的感覺不同（左胸有一點刺痛），現在我的左腿小腳上仍有一點黑色的傷痕。

我秉持民主自由的理想，投身政壇，所追求的是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推進。我深知我從事政治活動是基於這信念和愛國的熱誠。我到現在仍然不清楚高難事件的來龍去脈，當初只知道美羅島高難服務處要辦人權會，却怎麼也想不到會有這結果，當天要不是康寧祥臨時來找我，說要去阻止化解意外事件之發生，我自己根本不會去高雄，可是現在却要為這事受牢獄之災，我不知道我的身體能不能渡過這劫難，也不知道我的意志是不是願意長遠受這冤曲，所以我要把我的經歷寫出來，期望交給家人，希望他們了解實情，知道我不是不顧他們。

造成我今天這下場的因素很多，我已沒機會去追究，也不願去追究，更不願去尤天怨人，現在我的心中沒有任何恐懼，包括對那些打我、侮辱我思想的人我都沒有絲毫恨意，我只希望世人能還我本來面目，我不願在我死了後，被人捧為英雄，或者被人指責為叛賊。我更希望我的親人能了解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的作為就像是為子孫蓄儲財富一樣，只求一個更完美的社會是我希望留給我三個女兒的遺產，所以我對我的遭遇沒有任何話說，因為我本來就願意為追求更完美的社會作爲奉獻。

六十九年二月廿五日

宋楚瑜有一次應邀到哈佛短期客座，一天在課堂上談到政府官員退休後出版回憶錄的問題。「這是中美文化很大的不同處」，他說，「在美國，當政者公佈日記可以帶來偌大財富。但是在中國，當政者公佈日記並不為錢，而是為感召國人，做精神表率」。他頓了一下，繼續說：「西方政治家的日記內容多是对当代人物的觀察和批評，兼夾一些隱私和秘聞。但是中國政治家的日記內容只有了人的愛國情操，他們把了人的一切部獻給了國家」。一陣子沉默過後，後排响起了一個聲音：「既然如此，公佈他的報稅單豈不更好？」



Koko 1980. 5.19.

南韓近事

—資料組—

1979年7月美國卡特總統訪向南韓，公開表示關切韓國人權問題。9月，新民主黨總裁金泳三公開於議會主張與北韓再向談判，要求美國政府對朴正熙施加壓力以及要求朴正熙辭職。朴正熙乃藉新民主黨內部反金泳三派系開除其黨籍，再使法院取消其新民主黨總裁資格，然後發動國會，驅逐金泳三出會，剝除其議員資格。此舉引發了南韓政壇史無前例的大動盪。在野的67名議員憤而集體辭職。此為1979年10月全國各地大示威的直接導火線。政府乃以戒嚴令對付。以下將其後發生的重要大事列舉：

- 10月10日 釜山學生示威，軍隊出動鎮壓。示威運動擴及全國各地，謠傳是10月29日為「總決起日」。
- 10月26日 中央情報局長金載圭刺殺總統朴正熙及另一特務系統主持人警護室長車智轍。
- 10月27日 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鄭昇和上將宣佈全國緊急戒嚴。戒嚴司令部聯合調查部長兼陸軍保安司令全斗煥少將負責調查此案。總理崔圭夏代行總統職權。
- 11月1日 李煥性中將（全斗煥之姻親）被任命為中央情報部代部長。中央情報部內部整肅，估計已有50名內部官員被捕。
- 11月3日 朴正熙國葬，43國政要參加葬禮。
- 11月4日 上月被捕之學生獲釋。
- 11月6日 全斗煥將發表調查報告，指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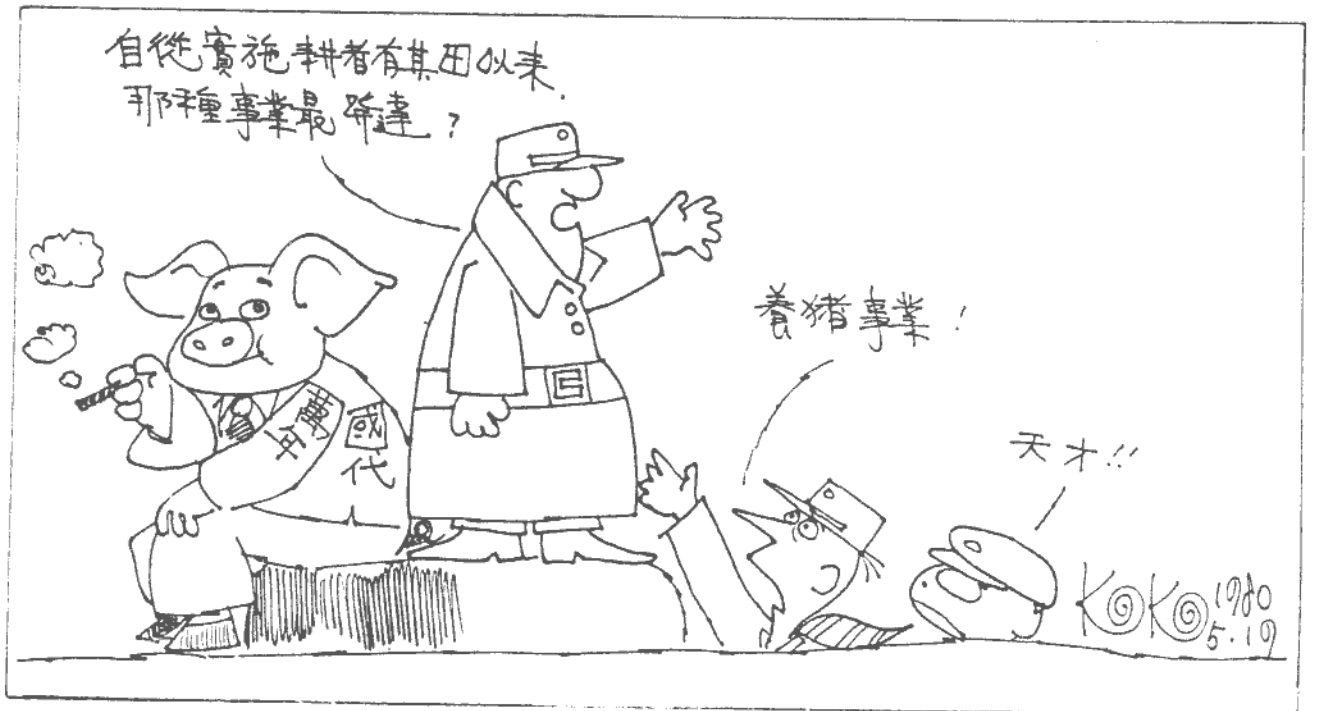
柔係金載圭一人策劃，無軍方支持，亦無外國介入。

- 11月7日 前總統尹潽善獲釋，金大中仍在軟禁中。
- 11月17日 執政的民主共和黨新任總裁金鍾泌與在野黨領袖金泳三會談。雙方同意尊重民主原則，實現政黨政治。
- 11月24日 鄭昇和上將召集全國軍事將領，檢討全國局勢。
- 全斗煥報告對危害國家份子之調查。朴正熙被刺後最大的示威在漢城舉行。
- 11月26日 國會通過「憲法修正特別委員會」。
- 12月6日 「統一主體國民會議」選出崔圭夏為總統。
- 12月12日 國會通過申鉉福為總理，組織內閣。全斗煥以六千武裝人員逮捕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鄭昇和上將及其他13名將領包括第三軍團司令，特戰隊司令，首都衛戍司令。並支持國防部長盧載鉉任命中央情報部代部長李煥性中將兼任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
- 12月14日 新聞以周永福為國防部長。
- 12月18日 軍事將領職務大調動。第三軍團司令，第一軍團司令，第一軍團長，首都衛戍司令，陸軍官校校長，美韓協防司令部韓方最高指揮官，陸軍副參謀長兼戒嚴副司令官均換人。以與全斗煥同期（陸軍官校第十一期）同學為骨幹

接管。

- 12月20日 軍事法庭宣判金載圭等七人死刑。
- 1980年1月7日 前總統尹潽善及其他16名在野人物以非法集會，被戒嚴法被捕，案由軍事法庭受理。
- 1月12日 韓幣對美元貶值16.55%，一美元兌換580韓國。估計今年貿易赤字將為55億美元(去年逆差50億美元，前年逆差22億美元)。至1979年底為止，韓國共負外債200億美元，其中42.81億在一年之內到期，今年年底之前須還清外債本金15億4百萬及利息11億美元。
- 1月28日 財政部表示今年將借外債70億美元。
- 1月30日 金載圭及其他五人死刑確定，前總統府秘書長金桂元改為無期徒刑。
- 2月29日 金大中等687名政治犯恢復公民權。
- 3月13日 鄭昇和上將被判十年徒刑(後減為七年)。
- 3月25日 執政的民主共和黨開除前總統府秘書長，前中央情報部長，現任國會議員李厚洛黨籍。該黨李將軍組新黨。

- 4月21日 韓國外匯存底出現二千萬美元赤字。
- 5月14日 全韓大學生反戒嚴法大示威，光州三萬學生示威。
- 5月18日 執政黨總裁金鍾汝被捕。朴正熙時代強人，國會議員李厚洛，朴鍾圭被捕。被捕者尚有前法務部長，前陸軍總司令，前國會議長，維政會主席等執政黨人士。反對黨人士金大中及大學教授，宗教領袖等多人被捕。光州被學生和民眾佔領。
- 5月20日 申鉉福內閣總辭。
- 47名在野黨國會議員集體辭職。
- 5月21日 朴忠勳單人內閣成立，國會無限期間閉。
- 5月24日 金載圭等5人死刑執行。
- 5月27日 軍隊奪回光州。估計已有400~600人死亡，超過千人受傷，至少有207人被捕。
- 5月31日 「國家安全緊急處理委員會」成立。現役軍人接管政府。



認識韓國(一)

資料組

南韓 (Republic of Korea)

面積：98,918 平方公里

人口：37,605,000

15 歲以下人口 39%

學生人數佔總人口 26%

成年人識字率：82%

每千人有醫生：1.9 人

GNP (1978)：467 億美元 (農業 19% 工業 35%)

平均國民所得 (1978)：1242 美元

對外貿易總額 (1978)：276 億美元

輸出：127 億

輸入：149 億

主要輸出品：紡織 33% 電子 9%

經濟成長率 (1960-1977 平均)：8.4%

能源 58% 依靠輸入

糧食 32% 依靠輸入

國防經費佔總預算 30%

教育經費佔總預算 15%

總兵力：64 萬人

駐韓美軍：4 萬人

北韓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Korea)

面積：121,200 平方公里

人口：17,498,000

15 歲以下人口佔 45%

學生人數佔總人口 26%

成年人識字率：95%

每千人有醫生：0.5 人

GNP (1977 估計)：98 億美元 (農業 21% 工業 45%)

平均國民所得 (1977)：612 美元

對外貿易總額 (1978)：28 億美元

輸出：13 億

輸入：15 億

主要輸出品：礦產

經濟成長率 (1960-77 平均)：5.4%

能源 10% 依靠輸入

糧食 10% 依靠輸入

國防經費佔總預算 22%

教育經費佔總預算 10%

總兵力：51 萬人

(資料來源：大英百科全書，遠東經濟評論年鑑)

歷史簡介

韓國上古史淵源極長，相傳檀君建國於西元前二千三百年，比中國傳說中的黃帝晚約四百年。檀君(類似中國的黃帝紀元)迄今已有四千三百多年。自有文字記載以後，在西元之前 1122 年，中國的周武王伐紂，紂王的叔父箕子出奔朝鮮。這是中華民族與韓國溝通的一個可考起源，韓國文化受到來自中國的衝擊。在

中國的秦漢之際，韓國人正處於前三韓時期(馬韓，辰韓，弁韓)。三韓同時存在，彼此之間有戰爭，也有和平。漢朝時衛滿在中原無法立足，率軍入侵，造成三韓之間的混亂，這是中韓之間武力衝突的開始。西元前 37 年高句麗建國，韓國進入後三韓時期(新羅，高句麗，百濟)史稱三國時代。高句麗離中國最近，受到衝擊也最深，文化的影響不誤，光是戰爭就

從未間斷。直到七百年後（西元 668 年）被中國的唐高宗滅亡為止。新羅離中國最遠，是三國中持續最久的，它的文字後來演變成為今日韓國的語文，由於長期內戰外患，內部積弱，在西元 935 年新羅亡於高麗王朝（時為中國的五代十國時期）。

高麗王朝立國四百多年，於 1392 年被權臣李成桂所篡，建立李氏朝鮮王朝，定都漢城，受中國明朝冊封。李氏對內極力壓制北方人，文武百官中，南韓京畿道（漢城所在之省份）人士最具權勢，北方人屢遭排斥，以此因襲數百年，是南北韓分裂的歷史原因之一。

西元 1592 年，日本豐臣秀吉攻朝鮮，陷漢城，開城，平壤三都，明出兵援助，破日水師。後來中日在朝鮮戰六年，雙方互有勝負，損傷慘重，不得不罷兵議和，各自撤兵返國。這是中日韓三角關係的開始，說得更確切些，是日、中相爭，以朝鮮為犧牲品。

十七世紀後，滿洲女真族崛起，明清相鬥，禍及朝鮮。1637 年，朝鮮降服於清大兵十萬大軍之鐵蹄下，明朝尚未滅亡，朝鮮已殉於清。1866 年，日本明治維新，頒佈新憲法，施行法治，整軍經武，獎勵工商，普及教育，國勢漸強，向外擴張。1876 年，日朝簽訂江華條約，明定「朝鮮為自主之邦」。1882 年，朝鮮壬午兵變，波及日本使館，中日雙方迅即派兵入朝。清軍吳長慶入朝，捕大院君李熙應，押送中國保定。其帳下二十三歲的青年軍人袁世凱開始左右朝鮮政局。1894 年朝鮮東學黨亂，中日甲午戰起，馬關條約後，中國在朝鮮的勢力完全被逐。1897 年朝鮮獨立，改國名為「韓」。李太王即位，仍屬李氏王朝。1904 年，日俄為爭東北亞而開戰，日本再勝。1905 年日本迫韓皇接受近乎亡國的「乙巳條約」。1910 年日本

已正式併吞韓國，改「大韓帝國」為「朝鮮」。李氏王朝滅亡。

1919 年李承晚組織韓國臨時政府於上海。1937 年七七事變，中國全面抗日，韓人亦加入抗日戰爭。1941 年韓國臨時政府隨中國遷都重慶，中國給予事實承認，並予經濟援助。1943 年中美英開羅會議，要求韓國在戰後獨立。1945 年美英俄雅爾達會議，決定以北緯 38 度為界，以北為蘇聯對日作戰區，以南由美國負責。8 月，蘇聯紅軍佔領 38 度線以北地區，成立「朝鮮民族執行委員會」，由金日成主持。9 月，美軍闖入漢城，佔領南韓。12 月，劉強協定託管韓國五年。1948 年 7 月「大韓民國憲法」公佈，李承晚當選為第一任總統，大韓民國成立。9 月，北方「朝鮮人民共和國」亦宣告成立。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1952 年，李承晚當選第二屆總統。1953 年，停戰協定簽字。1956 年，李承晚再當選總統。1960 年 3 月總統大選中，因政府選舉舞弊，引起學生革命，李承晚辭職下台，韓國第一共和結束。

南韓現代政治

1948 年 7 月，南韓脫離日本及美國統治，正式獨立，舉國上下全賴美援。不久韓戰爆發，烽火戰亂，一切建設均告停頓，加上自由黨李承晚政治不修，美援大半轉入官吏私囊，民窮財盡。李氏得以一再連任乃是藉其「開國元勳」的威望和美國人的支持。後來美國對李氏政府的腐敗漸感失望，軍援和經援漸趨困難。1960 年第四屆總統大選，李氏雖然當選，但由於選舉舞弊，引起反對黨猛烈攻責，大學教授與學生相繼罷課，史稱「四一九學生革命」。執政黨以軍警鎮壓，造成二百人死亡和二千多人受傷的流血慘劇。副總統當選人李起鵬全家自殺以

謝國人，李承晚終不得不辭職，流亡海外。

之後，南韓國會議員選舉。在全部 233 席中，前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得 175 席，獲明顯半數以上，前執政黨自由黨僅得 2 席，餘皆小黨或無黨派人士。國會乃修改憲法，採責任內閣制。民主黨領袖張勉出任總理，以韓國世代望族尹潽善為總統。史稱第二共和。不久，民主黨內部分裂，新民主黨從民主黨中脫出，形成兩大黨對峙局面，試行民主政治。

可惜這了民主政治持續並不長久，僅三幾個月後（1961年5月16日），職業軍人張都瑛與朴正熙共謀發動軍事政變，逮捕總理張勉及八名閣員。号称「五一六革命」。革命政府隨即成立「軍事革命委員會」，張都瑛自任主席，其後改名為「國家重建最高會議」，行軍事統治。兩月後，朴正熙再捕張都瑛及其黨羽，以陰謀叛國罪判死刑。後因美國強大壓力，不得已而免張勉及張都瑛死罪。此時，軍事政府以「徹底改革政治」為由，宣佈解散國會和所有地方議會，所有政黨，政團均須解散，一切政治活動為非法。尹潽善總統憤而辭職，朴正熙乃自攝總統職。在其後兩年間展開鐵腕特務統治，以金鐘武為中央情報部長，屠殺異己的軍、政人物。

這時候南韓內部反軍事統治浪潮洶湧澎湃，加上美國以斷絕一切援助為脅，迫使朴正熙宣佈將於1963年舉行大選，還政於民。在這之前，於1962年12月以「國民投票」方式修改憲法，規定總統及國會議員由國民直接選舉，任期四年，總統當選得連任一次。於是政黨活動才告恢復。國會選舉共有125政黨參加競選。選舉結果，175 議席中，朴正熙的民主共和黨得110席，尹潽善的民政黨41席，民主黨13席，自由民主黨9席，國民之黨2席。10月朴正熙以些

微差數，擊敗尹潽善，當選總統。号称第三共和。

1967年，在野各黨為對抗執政黨，乃合併成為新民主黨，以尹潽善為總統候選人。是年朴正熙再度當選總統。1969年10月，執政黨再度發動「國民投票」修改憲法，總統及國會議員任期改為五年，總統連選得連任兩次。此次國民投票引起激烈的反抗與示威遊行。然而在1971年的總統大選中，朴正熙再以53.2%比45.3%壓敗新民主黨金大中。在國會議席中，執政的民主共和黨獲得113席，新民主黨以89席為第一在野黨。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朴正熙乃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10月17日發表國是聲明：為加強政治體制，解散國會，停止一切政黨活動。10月27日再次公佈憲法修正案，於11月由「國民投票」通過，号称「維新憲法」。此一憲法規定總統任期為六年，可無限連任。國會採一院制，議員三分之一由總統提名，經「統一主體國民會議」同意而任命，其餘三分之二由民選產生，任期六年。「統一主體國民會議」代表人數為二千至二千五百人，由全民選出，任期六年，會議以總統為當然主席，代表們在六年任期內不得兼任他職，其職權為(1)選舉總統，(2)對總統提名的三分之一國會議員行使整批同意權，(3)表決由國會提出的憲法修正案等。12月14日，第一屆「統一主體國民會議」代表2359名自全國各地選出，12月23日該會以2357(99.9%)票選出朴正熙為總統。号称第四共和。在國會方面，全部219 議席中，總統提名任命73席，民選部分，執政的民主共和黨獲73席(38.7%)，新民主黨52席(32.6%)，民主統一黨2席，其他無黨派者19席。總計，總統擁有三分之二絕對多數，非

談談台灣的山區先住民

—大濁水—

漢族人民最早的大規模到達台灣，據史載可能是三國時代，吳黃龍二年（230 A.D.）孫權派衛溫，諸葛直率甲兵數萬，浮海到“琉球”的探險，開發與掠奪。漢族人民挾優異的生產技術及文化水平，以源源不絕的人潮來台，先住民自然抵擋不住這股潮流。“順則撫之，逆則膺之”，自始就是荷、西、明、鄭、滿清和日帝的環“番”（註一）政策。可是台灣移民的主體是漢族，漢族人民和先住民幾百年來的交流，婚娶或和戰，其影響力是荷、西或者日帝殖民統治所無法比擬的。

台灣的先住民，一部分居住於平地，經過幾代與漢人的接觸，漸漸地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傳統和形性，很快地漢語，漢俗改用漢姓，我們慣稱他們為平埔族或者熟“番”。假如讀者稍留意明鄭開發南台歷史的話，台南附近的新港社，

日加留社，大目降社，麻豆社，大武壠社，鳳山的大布台社及蕭武壠社的原住平埔族，是不是全消失了呢？假如您籠統地說他們全被漢人驅入山野，那是相當不正確的瞭解。因為原本山區居民和平埔族之間就有著許多文化，生活和形性上的差異，這些比較久遠的例子可能不易有確定的考證，讀者諸君再看《蘭陽平原的開發》清楚多了。蘭陽平原和西部台北盆地隔著重疊的山林，以往唯一的陸上主道只有沿北海岸險境叢生的羊腸小道，因此這塊地方留到近百年來才有漢族大規模的移住。在許多村落，據筆者的瞭解，還聚集著同姓的家族，有特殊的宗教儀式，甚至隱隱約約有特殊的體質形性，這一些在《地》暗示漢人和平埔族的混合痕跡。只是我們的文化背景，一直都在暗示著漢族的絕對優越性，民族的新成員都恨不得儘快地忘

（接前頁）

執政黨總數有73席，恰為三分之一。

此後，韓國政治日趨兩極化，執政黨與在野黨兩爭激烈。1973年8月，前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金大中被秘密由日本綁架回漢城，引起反政府浪潮。朴正熙乃頒佈「緊急措施令」，禁止一切修憲主張及反政府活動，以軍事審判處理違反者。他亦以共黨滲透「學生總聯盟」為由，嚴禁學生加入組織，違反者處死刑，無期或五年以上徒刑。1976年3月，金大中、尹潽善等在野人物發表民主救國宣言，公開指出朴正熙

政府是獨裁政府，要求總統辭職和修憲。韓國政府乃再施鐵腕，大捕反對人士。金、尹二人首當其衝，被軟禁於自宅。1978年國會任期屆滿，朴正熙再度當選總統。國會改選，在231席中，總統提名任命77人，其餘154席民選部分，執政黨獲68席（得票率31.7%），新民主黨61席（32.8%），民主統一黨3席，其餘無黨派人士22席，計非執政黨獲86席，得票68.3%，以人民直接投票計，朴政熙政權已經變成了少數政府。（下期待續）

掉自己的“根”，您說是不是？

十九世紀以後，東方民族的西化或者近代化，一直沒有那些居住於台灣山區原住民的參與，因為山區原住民一直不能和平埔族一樣地“遵教化”，“服徭役”，“丁口餉”，他們和平地居民間的糾紛衝突層出不窮。康熙六十一年，乾隆四年及十七年，清有司三度劃界立石，強制執行漢“番”的隔離，平地人和“生番”或山地居民間的交往只能透過官派的通事和社商才能進行。先住民因而可以在他們熟悉的原始環境中保留著既有的許多生活方式和特殊的文化。

馬關條約(1895 A.D.)，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帝國。日帝的“蕃政”目的，只在乎開發山地資源，以利其本土經濟，做為其帝國擴張的資本。由於山地居民生性不拘，不耐日帝爪牙的深入刺激，時有反抗，日帝的法西斯統治，使用的隔離政策，處罰山地人的方式更是令人髮指。日帝除了襲用清制在各地方設立撫墾署及隘勇制以外，並於據台初期就於總督府民政部設“蕃務本署”(註二)，使山地行政分開於平地行政，由駐區警察總攬一切山地行政，司法權。平地人入山，山地人出山，均受到嚴格的管制。山地居民的生活，在日帝據台的五十年中，完全是在警察社會的法西斯統治之下。

台灣山地居民長久以來所受的隔離政策，使他們保留了各部落，各族群的文化和體質。在台灣光復前後的幾十年裡，台灣山地有“東南亞人類學樂園”的稱呼，在台灣這麼一個小小的海島當中，原住民還保有母系社會，封建社會，氏系社會各式各樣的文化形態。有件事正可以做個說明這種物質文明和意識文化方面的隔絕：孤懸台東外海的蘭嶼原住民是雅美族。他們一直過的是捕魚，種植水芋和住石板屋的文明。日帝統治者對這族人民的隔離政策，使

這族男子下身著“丁字布”的衣著一直保留著。光復以後，國民政府因為“丁字布”有礙觀瞻，宣令管區警員取締處罰不穿“褲子”的居民。只是一般男子，尤其中老年之輩實在不耐穿褲子的“拘束”，所以常見的情況是人人“丁字布”依舊，但每丁人都提了條褲子以備警察撞見。因此緊急見警，兩條腿穿入一條褲管；穿上了褲子，如廁時一時解不開腰帶的窘態都發生了。有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現代的國民當中，尤其發生在台灣那麼一小塊彈丸之地，實在是非常可歎的一件事。

台灣的高山先住民，不能籠統地視為一族一類。由南到北以及孤懸台東外海的蘭嶼，各族群有極其不同的社會結構，語言文化，甚至不同的體質特徵。在以往他們社與社間，族與族間的敵視對立，並不見得會比對漢人的反抗為小。一九三〇年南投霧社事件，日帝統治者除了動用飛機，大砲和毒氣對抗只有弓箭，彎刀的霧社山胞之外，還得動員其他山地族部隊才能打山地戰，這就是一種赤裸裸的“以台制台”的統治方式。對於台灣山區原住民的族群分類，學者專家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的分十族，有的分九族甚至八族七族不等。而每一族之下又常有幾丁亞族群，縝細的分類爭論不宜在此討論，簡單的說，由北到南，有北部的泰雅族和賽夏族，中部的曾族，布農族和邵族，南部的排灣族(包括有排灣語，魯凱語，和卑南語三丁亞群)，東部花東沿海的阿美族以及蘭嶼的雅美族(見附圖)。

上面所列的八族之中以住在日月潭北蕃社毛信孝毛王爺當頭目的邵族最小，他們當前的人口只有幾百人，而且因為與漢人的婚娶，收養等來往已經好幾代了，漢“蕃”之間已經沒有



台湾高山先住民分布图

简单的划分界限。他们当前的生活方式就是观光生意，展现着他们的老家当，老衣着，老文化营生，而一切却都已经商业化了。下面就另七个族群由北到南作一简单的介绍：

泰雅族

居住在埔里以北的整个山区，行政区域上分居於台北，桃園，苗栗，台中，南投，花蓮和宜蘭的十一个山地乡。他们是相当纯粹的山地居民，生活方式到几十年前还是狩猎，採集，和少量焚垦的文化。泰雅族保留“出草”（猎人头）的习惯到非常晚近。出草的对象或是隣族，隣社或是漢人，出草的目的或是结怨，或是为杀教的儀式。“刺青”（黥面）是泰雅族特有的風俗，在男子用来象徵出草的经历，在女子则是成年礼的一部分。刺青的儀式相当複雜，刺青

的方式也有定格。男子是以縱纹数條由髮尖向眉心沿伸，再間雜以数條橫纹，如此作两公分寬的帶狀標誌，下頷則由下唇中央向頷間作同樣的帶狀痕跡。刺青在女子則是除上額的帶狀纹以外，另由唇角斜向颧骨耳际兩頰各做帶狀刺痕，痕跡的方式是直纹間雜着斜纹。

賽夏族

分佈在新竹縣的南庄和五峯两个山地乡，当前人口只有千餘人。以往他們一直掙扎在新竹，苗栗的平地漢人和山区的泰雅族之間，活動的領域備受壓迫。賽夏族和泰雅族一樣有刺青的風俗。我們在台湾还可以看到臉頰刺青的老山胞，他們非賽夏或泰雅兩族莫屬，因為其他族群沒有这种黥面的習俗。賽夏族晚近已經將丰年祭發展成一项極商業化的觀光活動，年青人遠道由加工区，都市湧回家鄉慶祝，情况之熱烈不亞於西方人趕回家過耶誕。

布農族

他們是台湾先住民中活動力最強，移動率最大也是最適應高山氣候的族群。相传他們在三百多年前因漢族移民的壓力，從平原退居山地，而後在一個多世紀裡散佈而來於從台中縣到屏東縣橫跨中央山脈兩边的廣大地域。他們目前的分佈主要在於南投，高雄，台東，花蓮的九个山地乡。

曹族

傳說中他們曾經佔有嘉南平原的廣大地域，後來由於漢族和平埔族的西移，以及布農族的南進，曹族居住範圍縮小得只有当前嘉义吳鳳鄉一帶。他們当前人口只有五千多人。曹族人的出草陋習放棄得很早，傳說中是受康熙時代

通事吳鳳殺身成仁的影響。

排灣族

分佈在北起大武山，南迄恆春，西迄枋寮，東到大麻里以南的三角地帶。他們是台灣山區原住民中，技藝文化發展得最高的一族。在漢人文明到達以前，他們已經發展了原始的封建社會。同一個族群中發展了貴族地主與平民兩個階級。貴族地主享有一定的家名，免服公役，享受平民禮儀，有特別服飾和紋身的權利。貴族地主占有地盤，支轄境內平民，不事耕作，徵收平民租稅納貢。至於大多數的族人則必須從屬於一家一社，納稅服役，屈服在頭目的“保護”之下，以免為他家他社所掠奪，干擾或是併吞。排灣族最特出的圖紋喜好是正三角形，起源是對百步蛇的祖靈崇拜，所以貴族頭目有兩階級在門楣，食具，木桶到處都有正三角形的百步蛇蛇腹圖案。近幾年來，排灣族視為傳家寶的原木藝術品已經成為台灣富人和喜好台灣風土人情的日本人的搶手貨。這些或新或舊的平面木雕中既有三角形，菱形，繡紋以外，也有寫實的蛇，豬，鹿，鼠等動物，同一件作品中，日本警察，國民黨徽和十字架都可以必列，是相當有趣的現象。

阿美族

是台灣山地原住民人口最大的一群，當前的人口共約二十萬。佈在台灣東部的花東平原海岸線，北起花蓮的新城，南迄台東的大麻里鄉，包括了花蓮和台東的二十三個鄉鎮。阿美族一直是母系社會，男子須入贅女家接受女家的支配。近年來阿美族和漢人的雜處已經使阿美族的漢化比其他各族要徹底得多了。

雅美族

人口兩千多人，全部居住在台東外海的蘭嶼孤島。他們是台灣原住民唯一沒有發展過出草陋習的一族。但是因為地理關係，也是日帝統治者壓迫閉塞得最完全的一族。頭戴籐製銀盔，下身著丁字布，手持長矛是這族男子最特殊的原始裝束。在這族裡，女子是一家之主，主持水芋種植，男子則出海捕魚，魚貨得依顏色種類，分配女人魚，男人魚和老人魚等趣俗。

以上拉雜所談台灣各山地族的特殊文化狀況，已經隨著台灣整個海島的資本主義化在快速的改變著。國民政府雖然還維持著以“入山証”限制平地人入山的日人陋規，但都市，出口區的吸引力正快速地將山地的年輕男女拉離故鄉，並且將商業社會的氣氛帶進和平純真的山地。台灣山地因為貧窮，已經成為各基督教派爭奪，各以物質誘惑爭取教徒的戰場。台灣山地居民的逐漸基督教化，在與平地居民正向發展著一種新的差異。基督教化也使原有封建，氏系等結構起著變化，信教和洋關係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地位的象徵。

不論您稱台灣山區先住民為“生番”，“高砂族”，“高山族”，“山地人”或者“山胞”，他們終究是我們國民的一份子。我們倘若對自己的國民尚存誤解或歧視，實在是我們的一大恥辱。

註一。番是漢人對原住民的原稱。

註二。蕃，日人改蕃為蕃字，或稱高砂族。而高山族，山地同胞或山胞是台灣光復後的稱呼。

一個古老的故事

佚名譯

【譯者按：本文譯自世界名作家 Hendrick Willem Van Loon (1882 - 1944) 所著「寬容」(Tolerance)一書之序言。「寬容」一書曾以「人類的解放」為書名再版重印，其副題為「人類為爭求思想權利而奮鬥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s Struggle for the Right to Think)。內容乃記述人類之先知先覺者為真理，為思想自由而與壓迫當局奮鬥的故事。篇首之序言為一象徵性長詩，寓意深刻，不因時空而易，因此譯出，冠以標題「一個古老的故事」，以紀念為台灣民主運動犧牲和受難的先驅。】

* * * * *

人類快樂地生活在和平的無知之谷裡。

永恒之山的山脊向東西南北四方輻互着。

一條知識的小河穿過深峭險峻的狹谷潺湲地流着；

它發源於往昔山脈，

已流逝於未來澤地。

河裡的水並不很多，但它却滿足了村民簡單的需惡。

時間，當他們的牲畜已喝過水，他們的水桶已盛滿的時候，他們就心滿意足地坐下來享受人生。

明習的老人從牆角裡走出來——他們曾經在那裡默想一本古書的神祕內容。

他們對子孫們低誦着奇怪的字句，而那些孩子們却情願玩耍從遠方帶來的美麗石子。

這些字句往往很不清晰，但他們是一十年前一個已經湮滅的民族的著作，所以它們是神

聖的。

原來在這無知之谷裡，凡是古物都是必須尊敬的。並且凡敢於辯駁祖先們的智慧的人，都為一切守禮的人所鄙棄。

他們就這樣維持他們的和平。

恐怖無時不伴隨着他們。如果他們被拒絕分享園中的產物，那兒，他們會怎麼樣呢？

夜中有些渺茫的故事在這小市鎮的狹街裡謠傳，那是關於那些曾敢於起疑問的男女們的故事。

那些男女都已離開了，這裡從未看見他們回來。

有幾個人曾想爬上那些遮蔽太陽的高山峻嶺。他們的白骨都拋在那懸崖之下。

光陰一年一年地過去。

人類快樂地住在這和平的無知之谷裡。

* * * * *

從黑暗中爬出了一個人。

他兩手的指甲已經破裂；

他的兩腳裹著破布，已因長途跋涉而血跡模糊；

他顛踉地走到附近的茅廬門口，叩著門；

筋疲力盡，他終於昏了過去。

藉著一枝顫抖的燭光，他終於移到了床上。

到了早晨，全村上都傳說：「他回來了。」

鄰人們圍坐著，搖著頭。他們知道末日要來臨了：

失敗與投降等待著那些勇於在山腳下徘徊的人。

在村莊的一隅，老人們搖著頭，低語著熾熱的言詞。

他們並非有意要做殘忍的事，但法律是法律。這人曾嚴重地違抗那些明智之人的願望。

— 當他的傷口癒合，他必須受到審判。

他們的意思是從寬處分。

他們清楚記得他母親異樣的、堅定的眼睛。

他們回想起他母親的悲劇——那三十年前荒野中的失蹤者。

但法律是法律；對法律必須服從。

明智之人要人民這樣做。

* * * * *

他們把這澤泊者帶到市場，人民帶著敬意嚴肅地環立著。

他仍因飢渴而軟弱無力，

長者們命他坐下，

他拒絕坐下。

他們命他緘默。

他却說了。

他背對著老人們，他的視線追索著那些不多時前做過他的同伴的人。

「听我說」，他懇求著，「听我說，並且為

我歡呼。我剛從山的那邊回來，我的腳已踏過新土，我的手已與他族接觸過，我的眼睛已見過奇異的景象。

「當我是小孩的時候，我的世界就是我父親的花園。東西南北四面是自古以來就轟之著的山嶺。當我問起那些山嶺所遮蔽的是什麼時，就得到沈默而急速的搖頭。當我再問下去時，就領我到山腳下，示我以那些敢於蔑視神祇的人的白骨。

「當我高呼『這是謊言，神是愛勇士的』時，明智之人就來對我讀他們的聖書。他們解釋說，『法律曾規定天上與人間的一切事。這山谷是我們所有，由我們主持。動物與花草，果實與魚類，都是我們所有，受我們的使喚。但山嶺是屬於神的。山那邊的景象一直到時日消失時總不會為人所知。』

「他們這樣說，但他們說的是謊言。他們對我說的謊言，就如他們對你們說的謊言一樣。

「那些山上也有草原。草原上的草料已極其豐富。男、女，與我們有同樣的血肉，那些城市閃耀著一千年努力的光輝。

「我已經發現達到一個較好的國度的大道，我已看到一個較快樂生活的希望。跟著我吧，我將引導你們到那裡去，因為神的微笑在那裡，在這裡，在各處都是一樣的。」

* * * * *

他說完了，忽然起了一陣可怕的高呼。

「褻瀆！」老人們大叫，「褻瀆神聖，罪當嚴懲，他必是神智昏迷了，竟敢朝拜一千年制定下來的法律。他罪當該死！」

他們拿起大石頭來。

他們把他打死了。

他們把他的屍體拋到那懸崖之下，讓他躺在那裡做一個向一切敢於懷疑祖先們智慧的人

的警告。

* * * * *
末幾，發生了大旱。

知識小河涸了。牲畜們都渴死了。糧穀焦死在田裡。

無知之谷起了飢荒。

但明智的老人們毫不灰心。他們預言一切的災難終會變好，因為這記載在他們最神聖的篇章中。

此外，他們自己只需要很少的食物。畢竟他們已非常衰老了。

* * * * *
冬天到了。

全村成了一塊荒地。

居民大半餓死了。

那些殘存的人唯一的希望就在山的那邊。

但法律說：「不可！」

對法律又必須服從。

* * * * *

有一天夜裡，發生了叛變。

絕望將勇氣給了那些曾被恐怖驅入沉寂的人們。

老人們無力地抗議。

他們被拋棄在一旁。他們嗟嘆他們遭受的命運。他們悲傷他們的兒女們的忘恩負義，但當最後的一輛馬車駛出村莊的時候，他們阻止了車夫，強迫他把他們一起帶走。

向不可知世界的逃難已開始了。

* * * * *

這時距那位漂泊者回來後已有多年。要發現從前所留的路徑，實非易事。

在第一個石堆發現之前，已有數千人做了

飢渴的犧牲者。

從那裡前行，路徑容易多了。

那細心的先驅曾開闢一道明頭的小路，通過森林與連綿不絕的山石。

順著小道，他們終於從峽谷抵達了新土的綠色草原。

大家都安靜地，面面相覷。

「他究竟是對的，」他們說。「他說的對，老人們說的是謊言。……」

「他的骨骼已在懸崖之下腐朽了，但老人們却仍坐在我們的車中，吟唱他們的古歌。……」

「他救了我們，我們卻殺了他。……」

「我們實在於心不安，但當然，假便在那時我們知道……」

於是，他們卸下牛與馬的裝束，把他們的牲畜都趕到草原上。

他們築起屋宅來，懇植田畝，自後就快樂地長住下去了。

* * * * *

過了幾年，他們決定把這勇敢的先驅葬到那美丽的新宅裡，那原是建給明智的老人們住的。

莊嚴的遊行隊伍回到現已荒蕪的山谷裡來，但當他們走到他的屍體所在，却一無所見。

他的遺骸已給餓狼拖到巢穴裡去了。

於是在那小道，如今已是一條康莊大道，的起點，樹起了一塊石碑。上面鐫著那首先打破未知世界的黑暗恐怖，以冀領導同胞走入新自由的人的名字。

碑石上並題明：感恩的後裔所建。

* * * * *

當初，有這樣的事——現在，有這樣的事——未來，將不再會有這樣的事——這是我由衷地希望。

南韓學生暴動的一些联想

- 谷中客 -

自從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朴正熙被殺身亡以後，南韓的政局一直處於搖擺激盪的緊張狀態中。在海外，我們不時接到南韓學生和市民示威遊行的消息；最近光州的激進學生甚且搶奪軍械庫的武器彈藥，全面武裝起來要逼新的軍事強人全斗換中將下台。他們的企圖失敗了，不過他們卻傳遞了廣大韓國人民不願在軍事獨裁下過日子的心声。

有反抗的地方就有生命的泉源。南韓學生這一次的行動雖然沒有成功，相信對於南韓政局的未來發展肯定會有正面的影響。他們這種不惜犧牲，不畏權勢的正義精神是可以長遠流傳下去的。反觀咱們台灣的大學生，不但沒有過自發的示威遊行，對於周遭環境的關心也微小得可憐；一个个虛弱溫順得像綿羊般，沒有堅持理想的勇氣，卻很容易滿足於个人生活逸樂的追逐。難怪一位黨外領袖在痛陳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之餘，很感傷地說：今天台灣的大學生已經變成民主運動的絆腳石了！！

韓國被日本統治了三十六年（1910-1945），在這之前是一個受儒教影響極深的國家。中國的文官考試制度在李朝（Li Dynasty）的漫長統治期內（1393-1910）是很徹底地被移植接長過去的。這些歷史文化的因素和台灣的並沒有顯著的差異，為何國民黨治理台灣短短三十幾年間，這兩個國家的外在精神風貌就產生了如此大的差異，一個是年青、強悍，到處可以看到衝勁，另外一個卻是老成萎靡很像中國的末代王朝。這是可以讓人沉思許久的問題。筆者不揣淺陋，想了一陣子做了些調查，覺得

似有所悟，現在提出來給大家做參考。

一. 單一的、持續的、統制全局的執政黨

南韓（Republic of Korea）自從一九四八年正式立國以來，國內一直都有反對黨的存在。雖然在野的反對黨人士經常遭受掌政的獨裁者的迫害。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李承晚的執政黨叫自由黨（Liberty Party）。一九六〇年四月，漢城學生和教授因抗議警察的殘酷暴行而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當時的戒嚴司令拒絕用武力鎮壓，結果李承晚鞠躬下台。之後執政一年的張勉是屬於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一九六一年他被朴正熙等少壯派軍人用武力推翻。一九六二年朴正熙經過基本上公開的全民選舉而正式成為南韓的執政領袖。朴正熙掌政的十八年間，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是主要的反對黨，金大中和金泳三是大家比較常聽到的新民主黨領袖。

台灣一直沒有過任何公開的、像樣的反對黨存在過。以前的雷震組黨結果被撲滅了，去年的美麗島人士組黨也一樣被扼殺。國民黨是唯一的控制整個台灣地區的政黨，三十幾年來它的領導核心基本上沒有多少變動（反正都是一家人嘛！），整個黨的頹廢保守意識形態也一直未見有任何改變。它不但管軍隊、管行政、管教育、管文化宣傳、管司法立法，……，無所不管，無所不包，就是沒有一樣管好過。

二. 直接進入學校的黨支部和學校的自主權

一個社會被這樣一個苟延殘喘的政黨牢牢

地管束住已是夠不幸了，台灣的學生卻是不幸之外加上倒置。國民黨因為在大陸上被學生運動搞怕了，一到台灣來它就大力整頓校園，不斷地加強約束和控制。三十年下來，台灣年青人的生氣就這樣被窒殺了。

南韓因為一直有反對黨存在，在某種程度上給執政黨相當的壓力。在大學裡，因為相互有顧忌，執政黨怕反對黨在校內成立支黨部後取得學生的支持，後果很難收拾；反對黨也怕執政黨利用掌權的便利，在校園內大肆擴充。既然兩方面都有顧忌，政黨活動名義上就完全摒除於校園之外了。

韓國沒有台灣式的联考制度。高中生畢業以後可以直接申請大學，各大學分別給予入學考試。一九六九年以後，韓國政府規定高中畢業生必須先通過國家的統一考試，然後才可以申請大學。各大學對於想要招收什麼樣的學生，以及如何教育他們皆有相當的自主權。各系所的讀書會主席和全校的學生會主席皆由學生自由選出，他們手上掌握著活動經費，是很有影響力的。大部分的示威遊行是由這些學生領袖舉起的。

有自主權的地方比較容易有改革的動力，整個國家也有較多的再生契機。朴正熙雖然獨霸專斷，KCIA細胞佈滿全國校園，不過韓國學生仍然有些衝勁，此乃健全的教育制度之功也，諸君可不深思乎。

三、歷史的遮掩歪曲和留學生的一去不歸

台灣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向，出國留學人數達五万多，但學成歸國的欲祇有六千人，十分之一左右而已。南韓的留學生學成歸國的卻高達十分之四。這些返國的學人除了直接對經濟生產的影響外，對於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

肯定也有相當大的影響的。那么多的台灣留學生學成以後不願回國服務，這是國民黨教育政策失敗的另一明証。這麼多人留在海外，難怪島內的民主運動推廣起來很困難。

國民黨由於在大陸上醜惡事情幹多了，跑來台灣以後，過去那一段歷史一直不敢讓台灣人民知道。最近海外有一批學者共同翻譯了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May-Fourth Movement)想在台灣出版，黨的文化官員卻說不可。他們實在是怕老百姓怕得太过份了。對於台灣的歷史國民黨也並沒有特別寬容，因為它實施的是家族式獨裁兼少數統治，對於佔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它欺騙隱蓋猶恐不及，面對現實那是不用說了。許多台灣留學生出國後，人家問起「二二八」是啥事，居然一問三不知，實在是太荒謬了。

南韓比較沒有這些牽制。因為不管是那一個政黨當家畢竟都是土生土長的，政權的根是深植泥土的，要欺騙老百姓也用不著把史實蓋起來胡談亂吹一通。

沒有歷史文化意識的地方就不會有堅強的政治意識。台灣學生政治意識的薄弱只能證明國民黨在戕喪歷史文化方面的「偉大功勞」。

四、道德文化價值的認同

孔子的學說傳到宋代子孫老是被用來鞏固特權階級的統治。它教導人民對統治者權威的無條件順從，對長者絕對化的尊敬，對祖先近乎盲目的歌頌和崇拜，對「謹言慎行」之禮教的嚴格遵守，當然也包括對教育的重視以及對於物質享受的淡漠。這些東西國民黨把它欽定為官方的道德價值，日日夜夜地在宣揚它，讚頌它。台灣的讀書人耳濡目染在這樣環境中二、三十年，要說不變成「東亞病夫」幾乎是

沒有不須經過一番掙扎的。

南韓的情況稍有不同。朴正熙一上台，標榜的是「節約、節制、刻苦」的新精神，強調的是年青人的理想，反對貪污，反對漫無節度的享受，反對古老、腐朽的思想和習慣。他甚至指明要學習中國的孫中山、日本的明治維新。

土耳其的喀米爾，埃及的納塞以及二次戰後的西德重建精神。不管他是如何地獨斷和專制，至少一般都認為他是很有魄力的。他和他的同伙發動政變而掌握政權時大家的平均年齡才不過三十來歲，這麼年輕的人在當家作主，整個國家的精神面貌要不朝氣蓬勃似乎也不可能。

■想到就說

為下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提名入下注

■想到就說

五月間，台灣的傳播界抖出來一份機密文件，轉然是本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名單。一般猜測這是因為此一最高學術機構內部不和而故意將之外洩，「訴諸於民」以求公道。這份名單是：

數理組 12人：吳大峻，閻振興，華錫鈞，項

武忠，熊全治，徐賢修，羅雲平，孫方鐸，李遠哲，賴再得，湯麟武，章潛光。

生物組 19人：何澄，楊振忠，姜必寧，沈宗

翰，宋瑞樓，陳澤安，邱春億，歐陽兆和，張學賢，哈鴻潛，張德慈，萬雄，梁棟材，蕭之的，李崇道，羅銅壁，羅浩，劉英茂，沈世傑。

人文組 19人：夏志清，黃彰健，芮逸夫，許

倬雲，萬又燧，劉遵義，趙崗，張其昀，張德光，楊亮功，陳昭南，蕭鋒，吳主惠，陶龍生，侯健，王夢鷗，吳廷熊，陶晉生。

讀了這份名單之後，對台灣的學術研究又有了進一步瞭解。筆者不才，揣摩當局心意之後，願在此提出一份下屆院士候選人名單，為國舉才，不過限於所學，僅能就人文組提出此中傑出之精華：

- (1) 馮滄祥 (2) 丘宏達 (3) 吳望堯 (4) 蔡鐘雄 (5) 熊玠
- (6) 魏鏞 (7) 李元簇 (8) 張建邦 (9) 張秀亞 (10) 白嘉莉

— 聲聞 —

■想到就說

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幾個月來，耳濡目染美國的總統初選過程，知道要成為美國總統，每個候選人必須從千萬選民的質詢中，從各地的政見發表會中，以及從無數的電視台訪問中奮鬥出來。概括的說，所有這些過關斬將的過程，其實就是面對群眾，讓群眾來選擇。既使當選了總統還得經常舉辦記者招待會，回答各種可能發出的問題。

看到這些，我不禁想到我們的英明領袖蔣總統，除了在電視上擺好姿態，發表文告之外，似乎不曾舉辦過一次記者招待會，讓人民直接了解總統的見解。他老人家除了日理萬機之外，尚不辭辛勞，四處奔波，到鄉間巷道與市井小民握手，我們所看到的是總統如何“垂詢”人民的生活，卻不曾聽說他在什麼地方辦過討論會，面對納稅人的陳述疾苦，質疑問難。

貴於元首，有時間出去遍訪民間，卻不曾想到用更直接的招待會，討論會等方式去廣和人民溝通，令我們不得不懷疑總統辦事的效率問題。舉辦招待會等，透過媒介，直接接觸民眾，是對人民負責的表現。也只有直接的接觸，面對各種可能的質詢，才能了解民情的真相。總統不是遙不可及，高不可攀的，不是化裝得十全十美的空架子，而應該是在不斷的接受挑戰中表現才幹的領導人。

— 孤影 —

論正氣歌的封建愚忠思想

筆者自初中時即熟讀正氣歌，并時時反覆背誦，至今不忘。想起文公囚居北庭，拒一切威逼利誘，書此壯烈之文。卒以躬踐其文，從容就義。每一思之，輒有熱淚盈眶，不能自己之情。然隨年歲增長，并受近代民主人權思潮影響，回顧正氣歌一文，突覺該文充分反映傳統封建愚忠思想。筆者特就歌中所舉董狐，嚴顏，嵇紹，張巡之例，一一討論。

(一)董狐：晉靈公荒淫暴虐，欲殺忠良趙盾，不果，趙盾出奔。趙氏族人趙穿終因靈公之暴虐而殺之，另立晉成公，迎趙盾。史官董狐記趙盾弑君，趙盾大喊冤狂，豈料董狐說：「別人殺了你的國君，你不討伐，這不是弑君嗎？」靈公荒虐之事可見一二：他喜欢在臣子內朝之時，自己坐在高台上拿彈弓打臣子，看臣子們躲避之狀引以為樂。有一次厨子燒熊掌未熟，他就將厨子殺了。像這樣的昏君早該推翻了。然而春秋大義欲以為不但不能殺，連趙盾未討叛君者已是大逆不道了。

(二)嚴顏：為東漢末年巴郡太守。時張飛破巴郡，呵其降，嚴顏拒曰：「本州只有斷頭將軍而無投降將軍。」張飛令左右砍嚴首，嚴曰：「砍頭就砍頭！」張飛為其氣魄所動而釋嚴，嚴反倒真投降了。筆者在此之重矣并非嚴顏投降有什么不对，其時東漢末年。經過桓靈宦官的暴政，加上天災，官逼民反層出不窮。諸葛亮和劉備皆痛恨嘆息當時的政治腐敗，這樣子的政權还有什么好忠的？

(三)嵇紹：是晉惠帝之侍中。晉惠帝北征成都王穎事敗，嵇紹以身衛惠帝而殉。這位晉惠

帝不是別人，正是那位羣君上奏，荒年之際，百姓無米可食，而他老兄居然說：「那麼何不叫他們吃肉醬呢？」一位徒有「善心」的皇帝。有這麼一位智商頗成問題的皇帝，諸侯豈有不反之理？兵人戰爭豈有不敗之理？不過他也該庆幸他有那麼一位絕對效忠至死的嵇侍中！

(四)張巡：天寶年間，玄宗寵揚貴妃而誤國事引致安史之亂。張巡時任睢陽守將，被叛軍包圍數月，已無糧可食，他和許遠就殺了自己的妻妾僕人給將士充飢以勵士氣。這種人連自己親人都可以滅之，還能說捨身取義嗎？張巡、許遠寧願睢陽城的人全部餓死，也不准投降，這倒頗像二次大戰末期，盟軍已攻入德國本土，希特勒卻下令所有德國城鎮皆不准投降盟軍，一樣的殘忍。當時睢陽城破，受刑而死的不過幾十人而已，卻不知餓死的有多少人哩！

傳統的中國歷史，所重視的忠孝節義觀念，很多均是要人們不顧現實的生活，而遷就一些是非不清的教條。「君臣」是人倫之首，天下之義莫大於此。一個人平日行為的評價標準視其孝行，而入朝為臣，則移孝作忠。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道德觀自然就延伸到天下無不是之國君。是以君叫臣死，臣那能不死？（而且還要美其名「賜死」）。這樣子的忠君觀念，不少人將責任全推在儒家身上，其實儒家固有其責，但亦非其專利。道，法，墨乃至西洋亦有君臣神授說。但是筆者以為在中國隨着歷史演進，這種忠君觀念卻愈向絕對化的發展。孟子尚且云：「聞誅一夫，未聞弑君也。」在孟子觀念中，國君要壞到像桀紂一樣，人民才能反

抗。但以後的儒者，似乎連這一套造反有理的觀念都沒有了。其實桀紂還不能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殘暴的君王。明朝幾乎每一丁皇帝，較桀紂之虐毫無遜色。皇帝飼養一大堆特殊機構打聽反對他的人，而且動輒誅九族，臣命朝不保夕，早上上朝要和妻子訣別。二十世紀狂人阿敏可媲美矣！

行筆至此，真是感慨萬千！中國人近百年來，內戰死亡人數千萬，血流成河，但是政權轉換，總是一本其獨裁。袁世凱、軍閥、國共輪番主政，換湯不換藥。民主政治的影子似乎還在飄搖不定。難道中國人天性就不懂民主，

喜歡封建嗎？猶令人痛心疾首者，在海外的自由天地中，仍見不少知識份子只會幫一方的政權搖旗吶喊，歌功頌德。國共雙方皆稱自己是革命的政權，但革了半世紀的命，似乎只在革人民的命，而封建大山非但未革掉，而有加深之勢！

謹以此文與海外關心海峽兩岸民主人權的諸君互相警惕勸勵，猶須提醒自己要常思考是否已跳出傳統的醬缸。並帶着一絲微弱的希望，有朝一日，像這樣的文獻能公開的在海峽兩岸發表。

■ 蕭艾 ■

* * * * *

干涉「內政」？

今年四月廿四日，國民黨中央日央突然出現了抗議美國干預中華民國內政的短評。中央日報一本既有原則，當然沒有刊載美國國務院具體的聲明是什麼，出現的只是一段又一段的辯護和漫罵。美國國務院原來說的是國民黨政府審判美商人士不公，侵犯人身基本權利，警察司法控縱在掌政的小集團手裡等世人皆知的實況而已。

中央日報的這篇短評飛快的引伸到說「美國天下第一富強，弄到今天的內外煎迫，失道無助……」。“壹之”的美國主管外交的國務院，竟會發出這樣不倫不類，背情景，無常識的評論。」

這了竟報連續在幾天內利用讀者投書的方式，或是抗議美國“謬舉”，或是希望美國“多注意可憐被扣的人質”，或是“先把你們的

黑白問題解決了再說”，一式一樣的大要無賴。其美國控制的司法機構在對付美商島民主人士的審判中，刑求有理，恐嚇無罪，法庭演戲，起訴書抄成判決文，難道讓把前線放在西太平洋的國民黨的爹娘講句公道話都不行嗎？如果美國國務院發表對國民黨不利的言論，就是干涉中華民國內政，那麼發動整了台灣的大眾傳播，甚至在美國的世界日報，批評美國政治，政策，甚至痛斥美國總統，又算是那門子的公理呢？黃埔灘頭，蔣介石當年的黑社會風格，真是“精神永在”，“法統不朽”。

滾鼓



最悲哀的皇民(一)

—義聲—

黃醫師父子拿著剛辦妥的歸化手續的證件，走入車站已是下班的时间，山手線的電車沙丁魚似的擠滿了人群，擠在他們四周的是高校的男女學生，他們有說有笑，吵得大家都注目。平時黃醫師倒蠻喜歡這些年輕人的活潑朝氣。因為這或多或少能使他回憶少年時代自己在東京留學的往事。今天，不知怎兒搞的，他覺得很煩，特別是斜對面那個留著長頭髮的男孩子，竟眼眨地在模仿電視上歌星演唱的姿勢，引起這群青年們一陣哄笑更使得黃醫師感到不耐煩，他本想大聲罵幾句，痛快也教訓一下這群目中無人，毫無禮貌的小伙子，但是話尚未出口，罵人的勁兒已消。這時電車剛進入池袋站，黃醫師已經忍受不住，車門才打開一半，就跨步出去，他們的兒子健次先是怔了一下，才跟著跳下去。

本來已經打電話回家跟母親說好立刻回家吃飯，母親在電話中還說為了慶祝歸化手續終於順利辦妥特別加菜，並邀請林牧師一起來聚餐。

健次以為父親只是不願與那些青年人同車，而在此站換下班車，沒想到父親竟直走向出口，他本想問：父親，但是看到今天父親的臉色很不一樣，又不敢多問。

「奇怪，平時父親有事出來，總是辦完事就回家，今天怎會在這兒下車？」

「也許父親要在這附近買些好吃的東西去加菜。」

「父親平時脾氣很好，今天卻顯得很不耐煩……」

健次一邊默：地跟著父親走向鬧街，一邊在猜想著父親的心事。

「打個電話回去告訴你母親，說我們不回去吃飯了！」

好容易父親才開口，卻使健次感到驚訝。

「爸：剛才不是叫我打電話說我們馬上回去吃飯？媽：還邀請了林牧師一起來慶祝。」

黃醫師面無表情地看：兒子，想了一會兒。

「就告訴你媽：說臨時有美：事，要他們先吃，不必等我們了。」

健次本想再說，看：父親之後，又收回了話，低著頭去打電話。

「我們進去吃點東西吧！」

他們走到一幢商業大樓時，父親就走進設在地下室的榮菊喫茶店。

差不多有半小時左右，黃醫師都是沉默不語，默：地喝茶，默：地抽煙，默：地望著吐出來的煙絲發呆，健次再也忍不住了，先喝了一口檸檬水，然後開腔。

「爸：今天是怎麼樣，好像心裡不爽快。」

沈思中的父親這才又醒過來似地，靜靜地看著健次。

「辦了一年多，今天才辦成。」

語氣竟是那般平淡，健次听不出父親是興奮，還是感嘆。

「是啊，好不容易才辦成，也該歡喜，來慶祝一番。」

這是一句試探性的話，健次希望能漸次打破令人難過的沈默。

「你不瞭解爸的心情，你不會瞭解的。」

仍然是那兒平淡，健次只好不再答話。

茫茫煙霧中，又熬了十五分鐘的沈默，父親又開口了。

「我們現在是日本籍的，是日本國民了。」

這簡直是廢話，一年多來全家不就是為了辦歸化而奔忙，一會兒忙著託人找關係，拉上法務省官員，又是請客，又是送禮，一會兒又忙著跑匪東協會，申請放棄本國國籍，然後是漫長的等待中，還要時常保持與那個法務省官員的聯絡……

「剛才宣誓後拿到證件就已經是日本國民了。」

健次淚頭沒腦地答了這句話，他實在想不出更妥當的回答，他實在摸不著父親的心事。

「我們是日本國民了，哈……哈……」

父親突然笑了好幾聲，笑聲很乾，很不自然，健次學乖了，乾脆不答腔，與其答不上話，乾脆默不作聲，順其自然發展。

「我們是日本國民了……我們是日本國民了。」

仍是這句話，這次父親邊說邊搖頭，然後又是那刺耳的笑聲——乾燥，苦澀。

又一段難以忍耐的沈默後，突然，健次發現父親在抽泣，面頰上赫然數滴淚珠。黃醫師發覺兒子驚奇地看他時，不自在地掏出手帕，拭去淚水。

「咱台灣人怎會那兒命？」

父親幾乎是嗚咽地擠出這句話，淚水再度奪眶而出。

「三、四十多年前，日本仔統治台灣最後的幾年中，一直推行日皇民化運動，強迫咱台灣人改名換姓，換做日本姓，做日本人，特別是对一些在地方上比較有影響力的人家，那時你阿公死也不肯改，給日本官所叫去好幾次，仍然堅持不改。如今，人家日本政府也不強迫我們改名換姓，不強迫我們做日本人，咱却反轉自己去申請，拜託得死，辦歸化，做日本國民。而且為了恐怕辦不出來，還自動改名換姓……。悲哀，實在真悲哀，你阿公在天上若知道，一定會氣死……。」

這回黃醫師竟然一下子講了一大堆，愈講愈激動。健次漸漸清楚父親今天內心的感觸，其實，那感觸又何嘗不是深深地刺激自己的心坎，只是，與其無可奈何地悲痛、傷感倒不如勉強自己看開些，任其麻木。

父親的感受比他深多了。所以今天的創痛也比他更劇，健次突然感到父親很可憐，他們那一輩的台灣人實在最可憐，他們哇哇墜地的

時候就是殖民地的子民——滿清的棄兒，日本的養子。日本時代，他們恨透日本人不公平的統治，呼著海峽彼岸的中國充滿著回歸的憧憬和懷念。像在懷念著慈祥的親生母親；但是自戰後蔣介石的軍隊踏上台灣後，他們的夢碎了。那些穿著破棉襖，肩挑著扁担，手拿著兩傘，毫無生氣，毫無紀律的阿兵哥，使他們美麗的夢幻支離破碎，而當這些懶散的阿兵哥突然地像睡醒的獅子，將他們的槍口指向台灣人的時候，他們的失望轉成絕望和憤怒。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至今仍然深，刻在每一個台灣人的心中。渴望回到親生母親懷裡，一盞親情的夢碎了，可憐的養子又漸，懷念起養母。她多可恨可惡，總比這親生母的絕情和殘酷還叫人容易忍受，這就是為什麼父親那一輩份的人常，提起「日本時代」，怎樣，怎樣的原因。

然而，養子再懷念養母，總歸還是止於懷念而沒有絲毫親情，昔日受虐待，受鞭笞的伤痕未消，他怎會甘願再回到養母的身邊？父親今天的此的失態和那源，不絕的淚水就是明証。

歸化手續證件上的黃健次已改為唐田健次，還好只換了姓，沒換名，其實這名字也相當日本味道了，那是他出生的時候，父親用盡心思才取了這個又像日本名又像中國名的名字，那時大東亞戰爭日本已漸失勢，父親明知日本終將戰敗，但是「皇民化運動」却是方與未艾只好採取折衷的命名法。

健次想到自己的出生地就聯想到父親一生的遭遇和感傷。他出生在中國天津，在台灣上學和當兵的時候，老師、同學看到他的出生地都把他當外省人看待，健次也懶得解釋，外省人就外省人，有什麼不好，其實像健次這種年紀的台灣人和同年紀的外省人是相當合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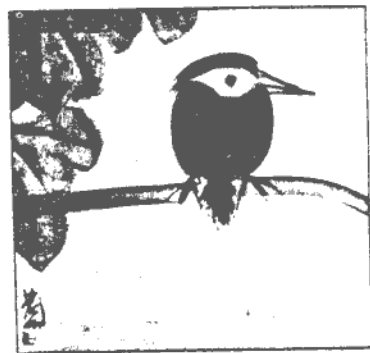
他們大多是和健次一樣，成長在台灣，有的說起台灣話來和台灣人完全一樣，健次還常，炫耀自己足跡遍踏中國各地，在母胎的時候是在青島，出生是在天津，戰後為「逃鄉和逃難區」共內戰，張轉從天津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基隆。雖然那時在砲聲中實在是毫無記憶，但是想像起來也過癮。孩提時，常，听祖父談到在唐山做生意的趣事，總是欣羨不已，後來听父母說他出生在天津，到過北平故宮，也曾到上海住過，心中倒覺得要舒暢地。中國，到底是自己的祖國是台灣人的祖國，血液裡滴著的是以民族的血統，祖先是來自幾百年來一直多災多難的中國。健次最記得父親出國時候，什麼東西都不大掛意有沒記得帶，就只掛意要將族譜帶在身邊，那是祖父根據從前傳下來的族譜一字一字重新用毛筆寫過的。健次記得族譜上寫得清清楚楚，好像是從晉朝就開始，那時祖先似乎在小西，後來才遷到福建泉州銅灣縣官山，祖父在故鄉清水建大厝的時候，還特別在屋簷上刻上「官山」兩個字以紀念祖籍泉州官山。

祖父的大漢民族思想很深很濃，日本時代他雖然被迫當「地方官」，教日語，但是在家中，祖父親自教導自己的兒女經緯什麼三教，念，有辭地從三孝經，千家詩，四書五經教起。雖然後來台灣光復後，祖父眼看著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對台灣人的迫害，壓榨悲痛絕望不已，但是日本時代，他那嚮往中國的心思意念深，影響了父親。然而，就正因為對祖國的嚮往，懷念那麼真誠，那麼深摯，戰後國民政府的腐爛及壓迫，特別是二二八事件的屠殺才那麼更令人絕望。一九四七年春，父親帶著母親、大哥和健次才剛從大陸回到台灣不到一年半，在彰化縣北斗鎮同業為區，由於父親一向

待人誠懇，忠厚，倒也頗受地方人士敬重，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祖父母剛好由故鄉清水前來北斗小住，每日听到二二八事件的慘聞，祖父就想動不已。当中部地區演變到最慘烈的時候，祖父曾幾度衝動地想以老邁之軀赴嘉義，設法阻延每日的濫殺無辜。父親則因在地方上深受敬重，幾次被請去「約談」，僥倖都能脫險。二二八事件隔一年，祖父就含恨西歸。從二二八到他辭世之間，再也听不到他老人家像往常一樣暢談在大陸經商見聞或偶而朗誦中國詩詞自娛。二二八事件後，整個台灣在戒嚴令以及蔣介石的殘暴統治下都變得深沉，靜寂，大家閉口不提政治，却在私談下咬牙切齒，怨聲四起，然而二二八幾萬人慘死的殘景，倒底仍深埋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重現在無數人夜夜夢魘裡，所以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二、三十年来，這種情況一直延續着。平時大家閉口不提政治，被軍隊，警察，政府官員的欺壓也都強忍過去，以免惹上殺身之禍，然而在工作之餘的私談下，或在飲酒解悶壯胆下，所有的怒，所有的怨都出來了，三字經加上世間所有罵人的話都隨著不平的心和著淚水迸出來了。將蔣介石罵成臭頭仔，蔣經國罵成豬，或阿斗，將外省人罵成阿山仔或芋仔，這些綽號在全省，甚至金門，馬祖，澎湖都是眾人皆知的。健次就是在這種極不健康的政治，社會氣氛中生長過來的。小學，初中在中部唸書，因為外省人較少，倒也沒有遇到什麼大難堪的事，高中到台北唸師大附中的時候，問題就來了，師大附中的學生外省人子弟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老師則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健次時常為著他的台灣「國語」，（中南部腔的台灣化北平話）而被嘲笑，有時甚至自己也覺得很羞愧。三年的高中生涯，幾乎在這種又尷尬又惱怒的情況下

過的。倒是大學生涯比較好過，那時來台北也三年多了，加上同班之中的外省子弟大多來自外省人中的平民階級。不像在師大附中時，同班的外省子弟大多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外省人的优越感很重，使你看而生厭，又覺得不好意思。大學時代，許多同班之外省人是來自單眷區，起先听到他們來自單眷區，就先設了一道防線，「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但是在天天的相處下，漸漸覺得這些單眷區的子弟生活比台灣人清苦，而且他們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滿並不亞於台灣人，幾次受邀去他們單眷村，才更瞭解單眷村才真正是被人所遺忘、忽視甚至輕視的死角。漸漸地，便次由同情產生手足之情，大家不但談學校，男女生趣事，也開始談到對蔣家專政的不滿和對台灣將來前途的看法……特別是他們知道健次也是生在中國天津，長在台灣，和他們可說是完全沒有兩樣，只是政府故意要設「籍貫」來分化地域觀念而已。

然而，父母親對外省人的態度就不同了，那是將對蔣介石的統治集團的敵視，仇恨統統發洩在外省人身上，他們沒太多的機會去接觸，去瞭解那些其實亦被蔣家欺壓的外省人的心聲。（下期待續）



支援會存書目錄

「美麗島合訂本」一

高雄事件調查辯論，已告一段落，關心台灣民主的人士，對國民黨當局選擇民主抑或獨裁，正拭目以待。此合訂本登錄八名被告對民主與台灣前途的宏言談論，關心台灣的朋友可以從這本珍貴的文献中，了解到他們是否有國民黨起訴書中指稱的暴力、顛覆、台獨、叛國思想。(P 5.50)

「黨外文選」一

收集活躍於高雄大整肅前的民主人士憂國憂時的文章，「黨外人士」的面目真相如何，讀者可從中獲得端倪。(P 4.00)

「大軍壓境」一

張俊宏先生向其妻說「我們家沒錢，不要請律師了，沒用的」。在此書中，你可以了解在大軍壓境下，孤臣無力挽回天的無奈心情。(P 4.00)

「從蘭陽到霧峯」一

林義雄先生，在民意的驅策下，從蘭陽到霧峯，卻在 20 世紀最醜惡的政治冤獄下，從霧峯即將出勢到大燒島。這本林先生的心路歷程，您不妨放置床頭，隨時流覽。(P 5.50)

「永不退卻」一

黃順興先生，堪幸在高雄大整肅中漏網，但他的未來政治生涯，仍重重包圍於極權陰影之下。30 年的鬥爭經驗，使他了

解人權與民主只有強硬力爭而來。美麗島審判以後，益形孤單的他，是否仍堅持「永不退卻」呢？本書是先言之語，也是未來的答案。(P 5.50)

「民主台灣」一年 12 期 P 5.00

(以上書價是包括運費的單價)

關心台灣，不但自己閱讀「民主台灣」，也請推薦您的朋友們閱讀「民主台灣」。請填好下列的表格，寄給我們即可。

我訂閱一份「民主台灣」，

地址：_____

我為下列朋友訂閱「民主台灣」，

地址：_____

地址：_____

我推薦下列朋友試閱「民主台灣」，

地址：_____

地址：_____

附上訂費 _____ 元。(一年十二期 P 5.00)

(如有需要，請另紙書寫)

剪下請寄 OSDMT P.O. Box 53447
CHICAGO, ILL 60653

目錄

1980年6月8日第17期

多政論

- 本會 · 支援民主運動的意義 — 三論民主潮流擋不住 ----- 2
- 李正揚 · 讓民主在台灣生根 — 「我們的目标与作法」探討之一 ----- 4
- 朗哲 · 欲蓋彌彰的「選舉罷免法」 ----- 9

多瞭解台灣

- 大湯水 · 談談台灣的山區先住民 ----- 20
- 林義雄 · 獄中自述 ----- 12

多世界知識

- 資料組 · 南韓近事 ----- 15
- 資料組 · 認識韓國 (-) ----- 17

多讀者園地

- 谷中客 · 南韓學生暴動的一些联想 ----- 27

想到就說

- 蕭艾 · 論正氣歌的封建愚忠思想 ----- 30
- 滾鼓 · 干涉「內政」? ----- 31
- 幫閉 · 首下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人下注 ----- 27
- 孤影 · 一个小市民的心聲 ----- 27

多文藝

- 佚名譯 · 一个古老的故事 ----- 24
- 義聲 · 最悲哀的皇民 (-) ----- 32

多支援會通訊

- 財務組 · 徵信錄 ----- 8

多封面背景：蘭嶼風光

多漫畫 Koko

FROM: OSDMT
 P.O. BOX 53447
 CHICAGO, IL
 60653, U.S.A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CHICAGO, IL
 Permit No. 3293

TO

